

中華飛羽



1992.8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第五卷第八期 總號／第四八期





德國 卡爾蔡司捷那望遠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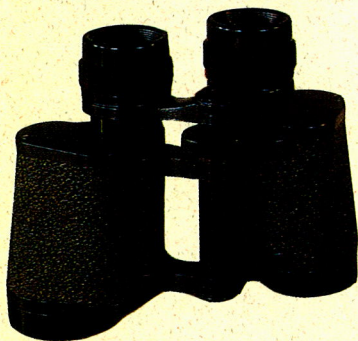
德國原裝進口

本公司為回饋鳥友，繼續提供優惠價！

DELTRINTEM 8x30

鏡片採用多層彩衣保護，輕巧，攜帶方便，能迅速找尋目標，是新手最佳的玩伴。

特優價：NT\$2,800.00



BINOCTEM 7x50

明亮的物鏡，具高度透光率，特別適用於曙光視野及惡劣的天氣下。

特優價：NT\$4,800.00

DEKAREM 10x50

適用於低光度條件下，本身具有高度平衡功能，在無三腳架之情況下，亦能觀賞到靜止畫面的視覺感。

特優價：NT\$5,700.00



7x50 & 10x50

鏡片採用多層彩衣

百年歷史，傳統的品質，是您最具信賴的保證。

NOTAREM

8x32 BGA/10x40 BG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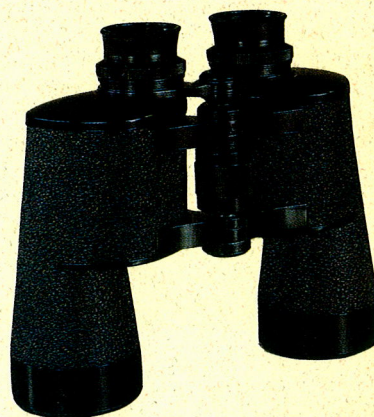


DF 7x40 B/GA



8x50 B OCTAREM

12x50 B DODECAREM



台灣總代理：

傑億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RETECH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1巷1號8F之3

電話：(02) 341-8376 代表號

歡迎郵政劃撥帳號：15429489

戶名：傑億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通信欄請註明訂購型號及數量

郵購者，每支另請附加\$100.郵寄費。

野鳥之音

台灣特有種與特有亞種專輯

The Bird Sounds of Taiwan

發行\台灣省野鳥協會

版權、野外錄音\劉義驊

地址：台中市和平街38巷30號

劃撥帳號：2905758-3

電話：(04) 224-1590

雷射唱片 (CD) 售價：NT \$ 350 .

錄音帶 售價：NT \$ 150 .

※請向各鳥會洽購

- 一、完全野外數位立體錄音，原音重現。
- 二、英國大英圖書館國立野生動物聲音收集中心母帶製作，保證世界一流水準。

有時我真懷疑我叫「黑面琵鷺」還是「黑面叉鷺」？



廉讓

超望遠鏡頭.

- NEW Canon FD 800/5.6 L 鏡頭.
- 81年6月購入.
- 未曾使用過.
- 忍痛割愛.
- 不二價 96,000元. (N.T.).
- 可分期付款.

請洽(02)3073383 陸先生

出版者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發行人 陳葉旺
總編輯 陳明發
編輯 張燈標
陳鳳觀
吳尊賢
林昭妃
梁秋月
郭美杏
鍾懿莉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會館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295巷13弄6號2樓

電話：(02)7067219

傳真電話：FAX (02) 7548009

劃撥帳號：1267789-5

印刷：廣浩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平和路
13巷5號

著作權所有

●轉載請先徵求本刊同意●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七二二〇號
中華郵政北臺字第三〇五四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

目錄

活動	1
記錄	4
野鳥天地	
解構鳥類中名	5
陽明山華岡地區	
灰面鵟鷹度冬及遷移記錄	14
初談陸鳥繫放	
對野外鳥類調查上的輔助功能	17
救下網上的小精靈	20
我們賞鳥去	24
麻雀與我	29
走馬德州	30
記埔里大馬璘文化遺址	39
說野鳥	41
寫在「野鳥之音」出版之前	43
飛羽書評	44
流蘇鷗：群居性涉禽之個別性	44
每月書摘	46
風鳥皮諾查（四）	46
通訊	51

封面故事

繪圖\陳一銘 設計\馮 雙

本期的封面為大家介紹一位新生代的鳥畫家—陳一銘先生。一銘是早期編輯組的一員插畫大將，近來因公務繁忙，已有一段時日沒能為編輯組繪製插畫了。最近一個偶然的機會裡，獲得他的授權，中華鳥會得以將他的最新作品付印、製成台灣第一套的野鳥卡片，同時透過「中華飛羽」介紹給大家。

本期的「中華飛羽」可謂是驚險萬分！在完稿的最後一刻，才做滿應有的篇幅，而編輯組的存稿櫃子裡已是空然無一物了。每月64頁的篇幅看似不多，但在眾會員、鳥友們投稿風氣不甚普及的前提下，每個月的中、下旬總得讓編輯們嚇出一身冷汗，阿彌陀佛，善哉、善哉，煩請各位施主一本好善樂施之心，多多賜稿予「中華飛羽」（近日内若沒有大量的稿子進來的話，可以肯定的是九月份的飛羽頂多只能做到—32頁了，是的，32頁，足足少了一半。）！

七月份的求救訊息發出後，馬上得到滄粟女士的回應！不僅如此，她更鼓勵她家的方淳澄小妹妹投稿！本人於此謹代表編輯諸公致上最深之謝意，謝謝妳們。

X X X

經徵得范兆雄先生的同意，將他的住址刊載如下：台南市安南區長和街二段74號，對於范先生的特殊攝鳥法有興趣的鳥友可以直接與他聯絡。

讓我們來看看本期有些什麼精采的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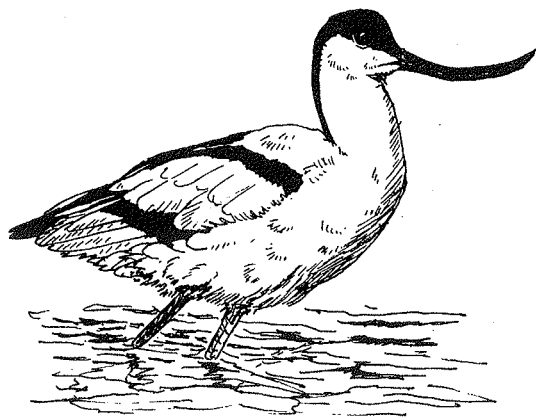
「解構鳥類中名」探討了鳥類命名上的一些困擾，文中提出了許多值得鳥人深思的問題。

「救下網上的小精靈」中的解鳥技巧在野外遇到非法架網捕鳥的場面時應可發揮很大的急救功效。

「我們賞鳥去」、「麻雀與我」是滄粟女士、方淳澄小妹妹母女檔的聯手出擊，再次感謝妳們的及時雨。

.....

看完本期的「中華飛羽」後，有什麼感想？請來信告訴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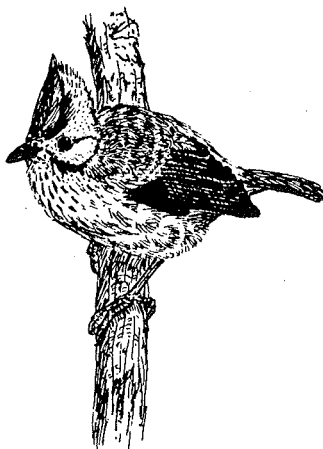
南投縣野鳥學會

Tel: (049) 985937

南投縣野鳥學會八月份活動表

集合地點：埔里國中校門口

日 期	地 點	嚮 導	費 用	備 註
8/8~9	信義~神木 (神木國小)	蔡牧起 黃蒼松	會員 350 元 非會員 400 元	週六下午二時出發 請自備膳宿用品
8/22~23	紅 香 (紅葉國小)	林國彩 劉文功	當日另計	週六下午一時出發 請自備膳宿用品



道 遙 遊

武陵農場、煙聲瀑布賞鳥之旅

在這火傘高張的夏日裡,樂山樂水的您,是否厭惡於摩肩擦踵的統領商圈,或是大鍋湯般的青年公園游泳池呢?告訴您一個好消息!我們為您精心策劃了一道清涼派,武陵、煙聲賞鳥之旅,外加小點心—宜蘭礁溪、埤底賞鳥。怎麼樣,還滿意嗎?

想像一下,滿樹、滿地的藪鳥、黃腹琉璃、小啄木,還有河鳥、小剪尾,當然啦!還有鴛鴦和奇特的白鳥鴉更是時有所聞。不管您是第一次去,或準備舊地重遊,讓我們一塊兒期待8月22日的來臨!

活動地點：武陵農場

日 期：81年8月22~24日,三天二夜

領 隊：賴啓鈿、洪欣昌、李平篤

集合時地：8月22日上午7:00於民權國中圖書館

費 用：會員\$3400,非會員\$3600

報 名：台北市野鳥學會,02-3259190

台北市野鳥學會

Tel: (02) 3259190

月份	日期	地 點	解 說 員			
8	2	陽明山	吳連亨	賴啓鈿	黃清祥	
	2	四崁水	許建忠	高全忠	陳麗鈞	
	9	木柵—深坑	黃玉明	鍾國芳	洪智雄	
	9	烏來—娃娃谷	陳王時	匡憲初	劉榮輝	
	16	草嶺古道	謝慧彥	陳世昌	鍾國芳	
	16	陽明山—平等里	林新陽	高全忠	顏明周	
	23	陽明山—竹子湖	柏登基	陳岳輝	賴美秀	
	23	烏來	林再盛	蔡錦福	陳世昌	
	30	野柳	蘇健隆	吳耀琪	林顯堂	
	30	鹿母潭（租）	李柏佳	莊金鐘	吳連亨	
9	6	宜蘭—九股山（租）	鄭振寬	呂長益	吳清墩	
	6	觀音山	陳明發	黃玉明	許文勇	
	13	廣興—屈尺	張玉連	陳岳輝	李明華	
	13	社子	洪欣昌	陳恩理	謝章政	
	20	金山	陳正隆	林再盛	謝慧彥	
	20	華岡—芝玉路	陳王時	鍾國芳	顏明周	
	27	烏來	林國棟	盧大黎	吳耀琪	
	27	宜蘭—利澤簡（租）	蘇健隆	黃清祥	汪永祥	
月份	日 期	星 期	天數	報名日期	地 點	解 說 員
8	8, 9	六、日	2	7 / 1	鞍馬山	蔡錦福, 陳世昌, 周玉連
	22-24	六, 日, 一	3	7 / 15	武陵農場	賴啓鈿, 洪欣昌, 李平篤
9	11-13	五, 六, 日	3	8 / 1	畢祿林道	呂永吉, 謝慶沛, 吳連亨
	26-28	六, 日, 一	3	8 / 15	墾丁賞鷹	王季新, 許建忠, 匡憲初
10	9-11	六, 日, 一	3	9 / 1	墾丁賞鷹	林國棟, 林文宏, 顏明周

新竹野鳥學會八月份活動表

日期	活動	領 隊	內 容
8月5日	月會	祁偉廉	※時間: PM 07:30 ※地點: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246 號 四樓之一 (會館) ※講題: 野生鳥類傷殘狀況處理簡介
8月2日 8月9日 8月16日 8月23日 8月30日	港南鳥類調查	李文雄 樂瑞仁 梁若開 林淑娟 糠獻忠 林正中 黃麟鳴 范淑華 許慧麗 丁嘉仁	※早上 7:00 於金城湖水閘門集合 ※請自行前往 (請先電話報名) ※免費, 活動時間約 3 小時
8月8日 8月9日 8月22日 8月23日	東北角調查	郭承裕 (車) 黃麟鵬 (車) 李漢堯 (車) 李文雄 (車)	調查員: 魏美莉, 茆世民, 柳瑞昭 : 徐俊德, 任台英 : 林宗以, 林正中 : 徐景彥, 詹益亮 ※調查員請於當天早上六點於清大 正門上車
8月9日	獅頭山一日遊	林思民 許春菊	※集合時地: 早上 7 點於火車站前 噴水池 ※費用: 免費, 請自備午餐, 飲料及車資 (請先報名)
8月15日 8月16日	觀霧賞鳥 森林浴	徐景彥 楊治瓊 許慧麗	※8月5日截止報名 ※報名時請繳交身份證影本, 辦理入 山證。 ※費用: 會員1600元, 非會員1700元 學生會員1550元 ※名額: 20 人
9月26日 27日 28日	東埔賞鳥 溫泉浴	李文雄 洪鴻展 徐景彥	※9月15日截止報名 ※名額: 40 人 ※請儘快報名

報名日期: 即日起

劃撥戶名: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新竹市支會

劃撥帳號: 1 4 7 6 7 1 6 7

連絡電話: (035) 728675 (日、夜)

傳真與賞鳥熱線: (035) 728676 (日、夜)

連線地址: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46號四樓之一

菲律賓棕鳥

一、鳥種：中名：菲律賓棕鳥

英名：Philippine Glossy Starling

學名：*Aplonis panayensis*

1. 發現日期：1992年6月11日 AM6:00~9:00
2. 詳細地點：嘉義市彌陀寺後之樹林
3. 天氣狀況：晴轉陰
4. 光線亮度：中等
5. 鳥是否背光：順光、背光均有
6. 觀察時間：約三個小時
7. 觀察者與鳥的距離：約 30~50 公尺
8. 當時所使用之光學器材：雙筒 Leica 10x25, Nikon 9x25

照相機 Nikon FE2, F301

鏡頭 Nikon mirror 1000, Sigma mirror 600

二、請以文字描述所見之鳥，說明其大小、體型、行為、叫聲、活動地區之棲地描述，以及與其他那些鳥類一起活動？

我們由嘉義市區經蘭潭水庫，後經蘭潭後方之彌陀寺時，發現寺頂屋瓦上有幾隻菲律賓棕鳥，體長約20公分，眼呈紅或橘色。後於寺後樹林中又發現更多的菲律賓棕鳥，總數約在30隻左右；其中幼鳥佔10隻。成鳥全身為深灰色具墨綠色光澤，從不同角度看去，有時呈現黑色。而幼鳥頭頂及背部為棕褐色；頰及喉具褐色條紋縱斑至腹部。我們發現菲律賓棕鳥，在寺頂瓦缺刻處的破洞中及屋角邊緣的洞中築巢；並發現親鳥銜東西餵食幼鳥，而這些幼鳥似乎都已能作短距離的飛翔。後來天氣轉陰，已不適合拍照，我們便停止觀察。

三、補充資料：

觀察者之賞鳥經驗與資格：2 年半，約 190 種。

四、是否有其他證據可以協助鑑定？照了2卷負片，現附上 2 張照片。

五、填表者資料：姓名：杜明林。

六、共同發現者姓名：吳培傑、鄧孟甫、周大慶。

七、參考資料：

Ben King and Edward C. Dickinson. 1987. A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of South-East Asia.

✦

解構鳥類中名

林雕

1. 前言

從賞鳥的第一天起，初學者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隻鳥叫什麼名字？」，直到十年後他已成了資深解說員，卻仍在回答新的初學者同樣的問題：「這隻鳥叫什麼名字？」。然而多少年來，賞鳥者是否發現在時光過往、口耳傳承間，鳥名仍有許多混沌不清者？而有識者或訓詁、或考據、或自創，釐清謬誤者有之，製造新的混沌者亦有之。在檢討鳥名前，我們應該先界定一個最基本的前提：「鳥名的功能是什麼？」。我想大多數人都同意名字的最重要功能是區別（Identify），也就是溝通。一個隱居者並不需要名字；但是像你我這樣的普通人就得各自有一個「張三」、「李四」等名號以茲區別。若僅考慮「區別」這項功能，則名字並無所謂好壞，我們甚至可以用號碼來為鳥命名，例如把大冠鷲叫作「1525」，就如同用張三的身份証字號「A121885450」（純屬虛構）來代表他一般。然而名字並不僅是用來區別而已，它的第二大功能是「負載意義」，因為命名者通常是用有意義的字來命名的，而且這個意義可以傳達給別人。例如「李登輝」這個名字不只是代表某一個人而已，由此名字我們還可看出：「此人是李氏一族，他的父母希望他能登上輝煌之路」。

由上述的功能論，可以衍伸出下列幾個有關鳥類中名的大問題：

- ①鳥類中名有必要標準化（也就是統一）嗎？「白腰文鳥」與「尖尾文鳥」不都是傳神的好名字嗎？有必要捨棄其一嗎？
- ②標準化要到什麼程度呢？是台灣本身一致，還是要連同大陸一起考慮呢？
- ③台灣目前的鳥名大多用之已久，就區別與溝通的功能而言，早已達到八、九成的統一。若其中有不妥者，有必要修改嗎？若修改，賞鳥人又得花多少年月去適應它呢？
- ④若真要修改鳥名，由誰修改？依什麼規則修改？

細思量後，筆者深覺科學乃百年大計，或許我們都已習慣20年來所用的鳥名，但是近代科學傳入我國迄今也不過百年，若各種科學的基礎未能及早奠定，未能及早去蕪存菁，則將來後人勢必要花更多精力去彌補。因此筆者乃主張：鳥類中名有必要標準化，標準化應依科學命名原則，並連大陸現用名合併考慮，因標準化所造成的改名的不便應由這一代的鳥名使用者共同承擔。

以下筆者野人獻曝，將現今流通之鳥類中名之合理性做一番解析，並予重新架構。

2. 解析命名原則

假設今天台灣的鳥類中名讓您重新命名，您將如何命名呢？或許方法很多，但要符合科學原則，則萬流歸宗，大概都會類似瑞典學者林奈（Linnean）於1758年所創的「二名法」，也就是由形容詞與名詞來組成鳥名。這套原則適用於學名、英名，事實上也可適用於任何語文。若加上中文特有的考量，吾人可將鳥類中名的命名原則條列如下：

①採二名法。即：鳥名＝形容詞＋基本名詞

其中形容詞可為顏色、性狀、地名、人名等；而所謂「基本名詞」，也就是分類的基本單位，通常代表屬名，就好比人類社會中的「姓」。例如：「白腹海雕」，其中「白腹」為形容詞，「海雕」為基本名詞，明白顯示本種的分類為海雕屬。

因此，只要能依分類（也就是依學名的科名與屬名）將鳥類中名中的基本名詞訂妥，則命名就容易多了，只要加上各種形容詞即可。此外，同一屬中本地最普遍的一種的形容詞可省略，例如「麻雀」而非「樹麻雀」、「八哥」而非「冠八哥」。

②基本名詞的組成：基本名詞＝（形容詞）＋（基本字）*括號表示可省略

基本名詞不見得只是一個字，它也是由二部份所組成，即形容詞與基本字。形容詞的功能在於豐富基本名詞的分類變化。例如：「海」雕、「蛇」雕、「林」雕，又如：「鷓」鶯、「柳」鶯、「蝗」鶯、「樹」鶯。而所謂「基本字」，也就是鳥字，乃指專用於鳥名的字。大部份是鳥部，例如：「鶴」、「鴛」、「鷹」；少部份是隹部，例如：「雉」、「隼」、「雀」；極少數則兩者皆非，如「燕」。

另有些基本名詞並不含鳥字，或是鳥字已經省略了，例如：「八哥」、「戴勝」、「畫眉」（鳥）。

③基本名詞應儘量採用中文故有之鳥名，但應避免過於冷僻或不合理者。

④無故有中名者，可用譯名。譯名應先依學名，若不理想再依英名。翻譯原則依①。

⑤只有台灣特有種或特有亞種可冠以「台灣」兩字。

⑥基本名詞以短者較優。

這不僅因為在書寫編排上較方便，更重要的是電子資料處理上減省空間就可相對地提高處理速度，也就提高了效益。但此原則常與原則③衝突，因為古名短但冷僻，近代新名（常為譯名）較長卻淺顯易懂。略舉數例：

鷓＝水薙鳥 後者乃英文Shearwater之義譯。

鵠＝天鵝 兩者皆中名，前者為古名，後者為俗名。

在兩難之下如何取捨呢？筆者建議一個折衷原則：若短名較長名短2個字以上者，應採短名；若2者僅差1字，則取較通俗者，而非一定要短者。因此在上2例中，「鸛」與「天鵝」分別是筆者的較佳選擇。

⑦必要時，得造新字。

造新字沒什麼大逆不道的，中國人隨時都在造新字，不信您去戶政事務所看看昨天新生兒的名字，加金加火的怪字一大堆。而現今的中文電腦皆保證有使用者自造新字的空間與功能，因此技術上無問題，最重要的問題在於儘速將該創的字找出並標準化，以期足敷科學界百年之用，則下一次造新字可留給後人去傷腦筋。

問題是何謂「必要時」？由原則③與⑤可知，當基本名詞太長時，就是造新字的時機。筆者謹舉一例：大陸創造一新字「鸛」以取代「畫眉」，看似只省一字，似無必要。但實則大有其利，因畫眉科是中國的大科，中國有「畫眉之國」的雅號，本科多達29屬131種。大陸造了「鸛」字，就很方便地衍生出「噪鸛」、「鉤嘴鸛」、「薺鸛」等屬名。而同樣的鳥，在台灣叫做「笑鸛」、「彎嘴畫眉」、「薺鳥」，若再加上「山紅頭」、「頭烏線」等，簡直是五花八門，毫無章法。記得有一次賞鳥活動中，一位初學者將「紅頭山雀」與「山紅頭」搞混了，誤稱「山紅頭雀」而引起一陣訕笑。事實上真正可笑的是這些亂七八糟的鳥名。因此在重新架構鳥名的過程中，若能巧妙地造新字，常可收奇效。

⑧不可食古不化。

有些飽學之士花了很多心血去考據一些鳥名的由來與演變，筆者很佩服並肯定這項工作有提升賞鳥人的鳥類知識的意義。但是若是硬要主張將一些鳥名改用古名，則筆者認為大可不必。原因無他，中國人古來對生物的觀察與分類的描述毫無系統，賦詩填詞的功能遠勝科學觀察。不信您去查字典上的鳥字，「A即B」、「B又稱C」的情形比比皆是；以中國文化上出現最多的動物為例：您道是啥？竟是不存在的龍鳳麒麟，由此可見一斑。二則任何名詞都會隨時代而變遷，何必非貴古賤今不可呢？若是鳥名得用古名，人名是否也應一視同仁，把邊疆各族分別恢復為「夷」「狄」「番」「韃靼」「匈奴」？

3. 現有鳥類中名系統

在檢視現用鳥名之妥當與否之前，先來看看現今到底有哪些鳥類中名系統。使用中

文的地區除台灣、大陸外，尚有香港與日本。其中日本的漢字並無系統可言。而香港原有自己的一套鳥名，但最近已決定改採大陸系統。所謂大陸系統，是指1964年鄭作新氏完成「中國鳥類系統檢索」時即已將全中國（含台灣）的鳥類中名標準化。近30年來大陸地區所出版的任何鳥類文獻上的鳥名完全一致，絕無二名。將來這套標準要大幅更動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好在鄭氏命名時完全依照科學原則（大致即本文第2段所列者）。因此也的確毋需大改了，頂多只是精簡一些冗長的形容詞罷了。

至於身為主角的咱台灣，鳥類中名的基礎主要來自陳兼善所著的「台灣脊椎動物誌（1969）」，而這本書中所整理出的鳥名又有多種來源：有傳統中名、英譯、日本漢名、也採用了許多大陸鄭作新所定的鳥名，所以事實上台灣與大陸所用的鳥名並非完全二樣。問題是台灣的鳥類中名迄今仍無公認的標準，鳥名隨著不同的鳥書作者而異。一般讀者或許覺得有9成的鳥名是一致的，殊不知在這些用之已久看似一致的鳥名中包含了許多不合理者。本文所提及的台灣現用鳥名，大體是以下列3本書為主：「台灣脊椎動物誌（增訂版）」（陳及于 1984）、「台灣鳥類彩色圖鑑（增訂版）」（張 1985）、「台灣野鳥圖鑑」（王等 1990）。

4. 檢討不合理之鳥名

①基本字應標準化。

追根究底，要有好的鳥名要先有好的鳥字。鳥字有3大類，如前2.②所述及。不論康熙字典甚至2500年前的詩經提到多少鳥字，只有現在還有用的字才值得保留下來。在此電子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將中文字集標準化以利電腦處理早已是整個國家科計技是否能提昇的關鍵。政府有鑑於此，乃於1986年將民間資訊業者沿用的BIG-5碼進一步訂定為「國家標準交換碼」，也就是中文的標準字集，共13,051字。此標準字集訂定的意義是全台灣任何一部電腦皆可輸入、顯示並列印這些字。經筆者檢視，國家標準碼中，鳥字共約210字，不幸的是，現有鳥名（包含大陸與台灣）或日常用語中有用到的，只有約75字，其餘133字恐怕一輩子不會有人用到（除了本文之外！）。相反地，有一些現用鳥字卻未列入標準碼，以致每個鳥類研究機構都得在自己的電腦上造字，這些自造字不能彼此流通，實是相當不便。以下是這些字：

[illegible]

要改善這個情況非常簡單，將上述提及的133個無用鳥字中的任何12個換成有用而未列入者即可。因為標準碼一改，所有電腦廠商都將配合改字，則可一勞永逸。筆者耳聞行政院文建會為了中華文化長久發展，正擬定一個五年計畫，打算與大陸共擬兩岸皆可用之新的標準中文字集，並包括電腦化之考量。筆者衷心希望兩岸鳥類學家趕緊提出所需列入的鳥字、魚類學家提出魚字、昆虫學家提出虫字，……，以利我中華之科學發展。

②基本字之寫法應統一

這點其實與①是同一個問題，目前有些鳥字有不同的寫法，例如：「雕」與「鷗」、「鷺」與「鷺」、「鷺」與「鷺」，其實無所謂何者對何者錯，只要一致即可。

③省略冗字

中文的特色是詞，詞中有一類乃同義字之重疊使用。唯一的好處是音韻之美，這可能是受到古來重形式輕實質的對仗、俳句、詩詞等的影響。筆者建議廢除這些重疊字中之冗複者，以下以括號表之：

(鵠) 鵠、(鵠) 鵠、(鵠) 鵠、

④基本名詞不當者：（箭頭之右表較恰當者，理由列於後）

- | | |
|------------|--|
| 「水薙鳥」→鸕 | 原則⑤ |
| 「熱帶鳥」→鷓鴣 | 原則⑤ |
| 「鵠」→天鵝 | 原則⑤ |
| 澤「鳧」→潛鴨 | 同為Aythya屬，有鈴「鴨」、有磯「雁」、有澤「鳧」、有青頭「潛鴨」，真是眼花瞭亂。應一律用「潛鴨」。 |
| 磯「雁」→潛鴨 | 雁者，野鵝也，素指Anser 屬。本種比許多鴨還小，憑啥稱「雁」？ |
| 白肩「皂鷺」→雕 | 雕字自古流通至今，而皂鷺者，不文不白，不值得採用。 |
| 蠣「鵠」→鵠 | 在賞鳥人的慣例中，水鳥中嘴短的稱「鵠」，嘴長的稱「鵠」。 |
| 反嘴「鵠」→鵠 | 同上。 |
| 高蹺「鵠」→鵠 | 同上。 |
| 「五色鳥」→鸚鵡 | 有五色之鳥何其多，獨厚本種並不妥。 |
| 八色「鳥」→鸚 | 後者較專，前者較粗糙。 |
| 白頭「翁」→鸚 | 既為鸚科，即應一致。 |
| 烏「鳩」→果鳩 | Columba 屬的其他種皆稱「鳩」，為何獨本種稱「鳩」？ |
| 「彎嘴畫眉」→鉤嘴鵡 | 應顯現分類，見原則⑥ |
| 麟胸「鸚鵡」→鸚鵡 | 鸚鵡與畫眉不同科。本名是製造混亂的爛名字的好代表。 |
| 白喉「笑鸚」→噪鵲 | 鸚與畫眉不同科。本名也是製造混亂的爛名字的好代表。 |
| 錦「鸚」→扇尾鸚 | 鸚用在鸚科，不用在鸚科。又一個製造混亂的爛名字的好代表。 |
| 灰「鸚」→雀 | 雀科皆稱「雀」，本種不必例外。況前者不好寫。 |
| 花尾「鸚」→蝗鸚 | 原則⑤。 |
| 「檀鳥」→松鴉 | 後者含分類，優於前者。 |
| 「筒鳥」→中杜鵑 | 同上。 |
- ④形容詞不當者：（箭頭之右表較恰當者，理由列於後）
- | | |
|--------|-----------------|
| 「黑」鸚→岩 | 本種有白色型，不應有羽色歧視。 |
|--------|-----------------|

「紅」山椒鳥→灰喉	雌鳥可稱「黃」山椒鳥乎？不應有性別歧視。況本屬的雄鳥每種皆紅，哪一種配稱紅山椒？
「白頰」山雀→大	有白頰的山雀豈只本種？
「黃頭」鷺→牛背	本種並非全年黃頭。而後者則是恰當的生態描述。
「黑胸」鵲→金斑	本種並非全年黑胸。況黑胸者亦非僅有本種。
「瀆」鳧→赤	瀆者辱也，不是什麼好字，避之較妥。
「竹」鳥	實在不懂本鳥與竹子有啥關係？
「巴」鴨→貝加爾	Baikal的譯名是「貝加爾湖」，翻成「巴」毫無意義。
「游」鵲、「姥」鵲	這些字晦澀難解、從沒人搞清楚它們與鳥的關係。
「漂」鵲、「樨」鵲	
「駢」鵲	駢者，黑也。本種只是斑駁，並非黑。況駢字太冷僻。
諾曼氏「青足」鵲	青足鵲的腳已經不「青」了，本種的腳更黃。名實不符的原因是英譯不當。
「雕頭」鷹→蜂	雕與鷹何異？雕頭鷹與鷹頭雕何異？文字遊戲而已矣。
「小」水鸚	本種並不比其他的鸚小，為何特稱「小」？
大「花」鸚	本種並不比其他的鸚花，為何特稱「花」？
「山」啄木	所有的啄木鳥都棲息於山上，為何特稱本種為「山」？
「小」鶯	台灣比本種小的鶯還有16種，為何特稱本種「小」？
「小」鵲	台灣比本種小的鵲還有7種，為何特稱本種「小」？

⑤過於粗俗的鳥名

有些鳥名看似通俗，但實則毫不精確，可用於同類的任何一隻鳥上。若是賞鳥人與鄉下村民談論此名，或許就會發生「同音同名、各有所指」的怪事。例如「山雞」一詞，山腳下的農夫指的或許是環頸雉、淺山的果農指的或許是藍腹鵲，深山的獵人指的或許是帝雉。而堂堂動物誌竟以「山雞」為正式中名，豈不怪哉。又如有人提倡以彰人之俗名「南路鷹」稱灰面鵟鷹，原因竟只是此鷹於清明時自南而來。那末同樣的鳥秋天在墾丁豈不應該稱為「北路鷹」？而同樣南來北往的鷹至少有10種，是不是都叫「南路鷹」？依照這個邏輯，台灣有150種候鳥可冠以「南路」為鳥名。以下列出這一類的不當鳥名：

「野鴨」、「山雞」、「雉」、「老鷹」、「南路鷹」、「烏鴉」

⑥過於簡略的鳥名

這一類很類似上一類，是簡略不精確的鳥名。但造成的原因不同：上一類的來源是鄉野俗名、這一類則大多是不當的譯名造成的，例如英名中極常出現的（Common + 基本名）這種格式的鳥名，台灣所譯的中名都將Common省略了，或者英名中原本就沒有形容詞，於是造成如下的鳥名：

「鷺」、「隼」、「秧雞」、「海鷗」、「燕鷗」、「角鴞」、「鸛鳥」

通常沒有冠以形容詞的鳥名都是指當地最普遍者（請見2.①），而上述鳥名卻都不是如此。很明顯的，即使賞鳥人之間用這些名字都很容易誤解，更何況不懂鳥的人！同樣的鳥，大陸皆將Common照翻為「普通」，例如「普通鷺」、「普通燕鷗」，如此一來就不會有集合名詞與專有名詞混淆的毛病。但是所謂Common，也就是「普通」者，乃是以最早命名此類鳥的歐美人的觀點，然而在歐美普遍的鳥不見得在中國也普遍。

「海鷗」（英名：Common Gull）就是一例，在台灣任何賞鳥人提到「海鷗」，一定先想到紅嘴鷗、黑嘴鷗，再想到黑脊鷗、大黑脊鷗、黑尾鷗，而幾乎不會想到這種所謂的「普通海鷗」，因為牠實在太稀有了。因此類似的情形應該重新命名，而非直譯而已。

5. 結語

筆者才疏學陋，文中提出的諸多自認為不合理的鳥名或許是筆者本身認識不清，何況批評別人的錯誤本來就比較容易。然而批評鳥名孰優孰劣並非本文用意所在，筆者的用意乃在強調台灣現用的鳥類中名有檢討與修訂的必要。或許有人認為這種鳥界大事不應該是「少數人」來決定，而是應該與大陸學界一起討論。沒錯，遲早有一天海峽兩岸的學者應該一起討論，但是我們若老把眼前存在的問題推向不可知的未來的一群不可知的人，恐怕解決問題要花很長的時間。何況在兩岸學者共同討論之前，台灣本身應該先有共識才對。最後，筆者期望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能出面召集學術界先進、各鳥會與任何有卓見的鳥友，共同來討論這個問題。一旦能定案，也希望大家能樂於遵守。

無限延伸我們對鳥兒的愛——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籌募基金

為擴大進行保育、研究、宣導工作

我們計畫設立野鳥基金

針對國內各大企業、文教基金會展開募款

敬請支持、提供資訊或代予引介

您的一個消息就可能讓鳥兒得到更多的愛！

請與我們聯繫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Tel: (02) 706-7219

Fax: (02) 754-8009

郵撥: 1267789-5

我們準備了詳盡的計畫，期待您的參與！

欣賞

- 台灣野鳥月曆
- 全省地區賞鳥據點手冊系列
-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暨全省各鳥會簡介摺頁
- 全省候鳥季推廣計畫
- 中小學生生態保育觀念推廣之教材及教師手冊編輯計畫

研究

- 台灣地區鳥類繫放人員訓練計畫
- 台灣地區鳥類繫放計畫
- 水鳥炮網繫放訓練計畫
- 基隆地區鳶之生態調查計畫
- 全省溼地鳥類調查計畫
- 林雕之生態研究—分布與棲地之初步調查計畫

保育

- 設立全省野鳥急救醫療網及中途之家計畫
- 出版全省沿海溼地保育手冊計畫
- 台灣保育類鳥類書籤系列

陽明山華岡地區

灰面鵟鷹度冬及遷移記錄

沈明雅、陳得康

提起「灰面鵟鷹」，許多人便會與「墾丁」聯想在一起。然而，事實上，經過鳥類觀察者近幾年努力的結果，我們已知曉，灰面鵟鷹遷徙的路線較傳統所知的情況要來得廣泛許多，甚至，更有幾處新的度冬或過境夜棲地陸續地被發現。

筆者首次注意到陽明山華岡地區出現灰面鵟鷹是1991年3月的事情。當一位華岡鳥友告訴我，1990年冬天曾數度發現其蹤跡時，的確令人嚇了一跳！然而，其後幾個月的觀察，至少令我確信：華岡地區為少數灰面鵟鷹北返時遷徙路經之地。而這位鳥友的目擊記錄也在1991冬天終於再度被證實：有極少數的灰面鵟鷹在華岡度冬。（表一）

華岡地區是一開發極早的丘陵地，位處台北市的北區，紗帽山南側，海拔約400~450公尺，毗鄰陽明山國家公園南緣。山頂平緩，聚居人口頗多，周緣山坡植被以次生闊葉林為主。此次觀察之地點，主要在華岡西南坡。但灰面鵟鷹固定出沒的環境，卻只在二個地點：一為寬闊基園的燈桿頂上，一為高壓鐵架頂端。基園的環境與其說是基園，不如形容為花園，然而非請莫入的措施，提供灰面鵟鷹安全而合適的覓食地點。此外，基園涼亭頂端、松樹梢和枯樹上，也是灰面鵟鷹偶爾停棲的地方。更有一次，曾目睹牠俯衝獵食未果，卻佇立在一草皮石塊上。這些停棲處均離觀察點不遠，最近僅約15公尺。

在基園裡，常見灰面鵟鷹獵食的行為，但不像常見日猛禽震攝人心的肅殺場面，反倒是如鴉形目般，自燈桿頂滑行而下，撲抓獵物，並停佇草地數秒，才鼓翼飛至同一或另一燈桿進食。然而，也曾見其飛離基園並在空中取食過。在觀察過程中，僅見其獵捕蚱蜢之類的昆蟲。

灰面鵟鷹飛行時較常鳴叫，停棲時則甚少。通常，在牠準備停降前，會有一小段縮翅俯衝的急速動作。短距離變換停棲位置時，則常採弧形滑翔的方式。

灰面鵟鷹南遷抵達華岡的時間尚不確定，1991年的第一次記錄為10月23日。之後5個月的時間內，均可在特定地點時常發現牠單獨活動。而華岡地區灰面鵟鷹北返最早之記錄則為3月25日（1992年），最遲為5月17日（1991年）。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4月10日8:20曾目睹40隻灰面鵟鷹族群，由華岡西南方的下竹林山凹盤旋升起（起鷹？），然後鼓翼向東穿過仰德大道，過七星山西南支脈後，形成鷹柱翻過，並以分散的群體轉北向七星山前進。其間，可能又因地形關係，曾二度形成鷹柱，最後，抵七星山，在夢幻湖附近越過峻線向東北飛去，前後共歷時約25分鐘。8:50，另一群體約10隻亦出現紗帽山南側，盤繞形成鷹柱，向北越過峻線，去向不明。

事後推測，3月25日在七星山山頂附近所觀察到的灰面鵟鷹鷹柱，亦可能是採取如前述類似的遷移方式。而4月10日出現的群體，前夜夜棲華岡附近山區的可能性也頗高。綜合目前的資料，大致上的輪廓是：華岡地區為少數灰面鵟鷹南遷北返時路經的地點之一；可能有夜棲的現象（陽明山區已證實）；而更少量的個體則會停留度冬至翌年3月。

其實，對這種年年來來往往，過境期量多易見的猛禽而言，我們所知的實在極其有限；在完完全全了解牠們之前，必然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然而，只要我們能隨時掌握偶遇的機緣，相信，終會體悟灰面鵟鷹生命的脈動。

表一 陽明山華岡地區灰面鵟鷹觀察記錄

日 期	時 間	天 氣	出 現 環 境	數 量
1991/05/02	12:30~13:45	陰	?	△1
1991/05/17	12:45	晴	空中	1
1991/10/23	6:15~7:00	陰	燈桿	1
1991/11/03	13:25~14:00	陰	燈桿	1
1991/11/13	12:15	陰雨	燈桿	1
1991/11/28	12:15~13:15	陰	燈桿	1
1991/12/05	12:00~13:00	晴	空中	1
1991/12/06	7:00	晴	?	△1
1991/12/13	8:15	陰	鐵架	1
1991/12/27	10:30	陰	涼亭	1
1992/01/10	15:00	陰	空中	1
1992/02/26	11:25	晴	空中	1
1992/02/28	10:00~10:45	晴	燈桿	1
1992/03/02	16:00	雨	鐵架	1
1992/03/12	11:45~13:15	晴	燈桿、松樹、石塊	1、△1

表一 陽明山華岡地區灰面鵟鷹觀察記錄 (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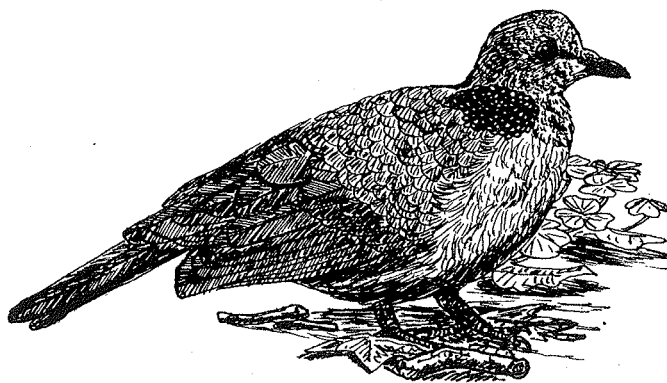
日 期	時 間	天氣	出 現 環 境	數 量
1992/03/14	6:30~8:00	晴	空中	1
1992/03/16	15:00~15:30	晴	空中、枯樹	2
1992/03/20	11:15	晴	空中	2
1992/03/20	13:15	晴	空中	1
1992/03/24	11:15	陰	空中	1
1992/03/25	13:45	多雲	空中	1
1992/03/28	7:15	陰	?	△1
1992/04/10	8:20~9:00	晴	空中	40、10

註：△表聽見

參考資料：

- 林文宏：1991 台灣猛禽狀況的一些變異 (中) 中華飛羽 4(9)：38
 劉小如：1991 墾丁國家公園日行性猛禽調查研究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



初談陸鳥繫放

對野外鳥類調查上的輔助功能

謝錦煌

本文僅以埔里地區比較特殊的冬候鳥和過境鳥，在1991/8至1992/1繫放時所得的一些小發現提出報告，以供鳥友們參考。

每年八月末又可以開始做紅尾伯勞的繫放了。牠們的先頭部隊幾乎都是今年剛長成的幼鳥。捉在手上脂肪指標在2至4之間。外形擬似母鳥，眼先由甚短的黑褐色到幾乎沒有黑褐色（以下均以幼鳥和雌鳥為討論的對象）。這種鳥種是日本和大陸北方都有的褐頭型紅尾伯勞。在本地至少有95%以上都是牠們或過境或留駐本地過冬。到了九月中旬到十月初方可見到眼先黑褐色的灰頭紅尾伯勞。但牠們不在本地過冬，祇是過境而已。而留駐本地的，雌鳥遠多於雄鳥。

9月17、19、26日分別繫放了北煌鸞（又稱花尾鶇）四隻，牠們活動於農耕地和河床草灌叢中，身上羽色與赤喉鸞相近，又刁鑽如小老鼠，若在眼前一閃而逝，根本就瞧不出牠是誰。所幸依賴繫放的功能，方知此鳥早已在每年秋天路過埔里呢。10月21日在眉溪的堤防上捕獲一隻赤色型的紅角鴉。又於11月14、16日又得褐色型各一隻。（喙和爪子全黑褐色，由外向內數初級飛翼，第3、4根最長等條件完全符合。）經查對資料和圖鑑上角鴉是褐色型，蘭嶼角鴉也有褐色型，外型體色酷似，真不知牠們是那一種？也許蘭嶼角鴉跑到

埔里來過冬也說不定。趕快把拍好的幻燈片寄到劉小如老師辦公室，請求支援，解此謎底。八十年十二月中旬又首度抓到一隻鳥、白頭翁雜交的後代，牠可以自由進出於烏頭翁和白頭翁的領域裡。今天牠已可能由花蓮翻過中央山脈入侵埔里盆地了。這可能在暗示我們，雜交的後代的勢力正在擴張中，或許將演化出更能適應今日環境的鳥種來取代牠們的祖先。

褐鷹鵟在10月24、25日共得兩隻，又於元月14和18日再有兩隻上網，由此資料至少可確定牠們是本地的冬候鳥，夜間在雜林邊緣的農耕地活動，最喜歡吃老鼠。10月13日在藍城農耕地幸獲灰沙燕一隻之後，預料此時可能是灰沙燕的過境期，立即在14至18日五天內尋找棕沙燕大群夜宿的甘蔗園架網，想探索牠們會不會和棕沙燕雜處，同時夜宿在同樣的地方。其結果是否定的。牠們比較喜歡在溪谷和堤防邊。每年看到的黑喉鵟的數量很稀少，皆在2、3隻而已。可是今(80)年11月9至18日共繫放了四隻，由此可見其族群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少。原因可能是對其習性尚不瞭解，不知什麼時間到那兒才看得到牠們。(這裡的資料是草原和農耕地交匯區或河床上。出現的時間比一般的冬候鳥要遲一些，約在上午九點左右；較易發現。)

81年元月3日在地藏院附近的雜林中又第一次捕獲了白眉地鵝的雌鳥一隻。(

雄鳥好認，白眉全身黑色，一見永生難忘。)外形酷似虎鵝，腹面、臉上和翼下的兩條大白帶，幾乎完全一模一樣。只有背羽為褐色。經樹德工專相關的圖鑑，均是夏羽的照片和畫，找不到冬羽的。最後必得找虎鵝的繫放資料，結果尾羽虎鵝是七對，而手上的白眉地鵝是六對，再仔細觀察眉線，確實有但不明顯，而虎鵝則無。難怪陳永福先生看過了幻燈片之後，說“沒有人會在野外發現時，不說牠不是虎鵝。”由此連想到台灣野鳥圖鑑(台中鳥會出版的)上所述及的另一種本省產的小虎鵝，不知其模樣、羽色、特徵和體型的大小如何？在此願把白眉地鵝雌鳥的尺寸以公厘為單位分述如下：喙長19.2，全頭長47.55，跗蹠長27.6，自然翼長120，最大翼長125，尾長74，全長219，體重59.5g，虹膜21。盼望能得到迴響。

另外尚有一件值得一提的趣事。平常在野外看到猛禽，大部分依其飛行時的形狀、極明顯的斑紋來判斷？可是元月14日幸得鳳頭蒼鷹一隻，捉在手上竟拿不定主意，牠到底是鳳頭蒼鷹還是雀鷹。因為圖鑑上的描述幾乎都是一樣。而此鳥的全長35.3cm，既然介於鳳頭蒼鷹42cm和雀鷹32cm之間，雖然猛禽的個別差異很大，不能依全長的大小作主要的鑑別條件，然而資料找遍了，尚無滿意的答案。只好用限時掛號把一套剛拍好的幻燈片火速寄到總

會，另請猛禽高手—林文宏先生代勞解決吧！

最後該提的是毛腳燕(House Martin)。此鳥不易拍攝和觀察，因此可知的資料很缺。1992年元月25和27日分別捕獲一隻。慶幸已獲得了手上實地測量、觀察和拍攝的資料，其頭頂至背羽為藍黑色有金屬光澤，翼和尾羽為黑褐色。腰部的白羽的羽脈是褐色，近看有細小的縱紋。腹面並非全白，腮、喉呈灰褐色，腮部較深，胸到腹部為淺灰色，體側處較深灰，喙黑色，爪子肉色，跗趾和趾全是白毛，尾叉很淺。最長尾羽38mm，最短尾羽36mm。相差2mm而已，與日本野鳥第391頁的岩燕(House Martin)之特徵酷似，接近相同的程度(除了日本岩燕全長15cm，體型較大之外。)可是令人懷疑的是另一本鳥友們常用的日本鳥書(A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of Japan)上所畫的(P221) House Martin 學名 *Delichon urbica* 完全相同，既然具有中等深度的尾叉，而腹面全部潔白，背羽上也没有藍黑色的表示，和日本野鳥上的圖片完全不符，再看書上繁殖地區的規劃圖，牠們應該是同一種，因此可能是畫錯，根據毛腳燕(Common House-Martin)的特徵畫的。而本省的毛腳燕和日本的岩燕應該叫做煙腹毛腳燕(英文名為Asian House Martin，學名是 *Delichon dasypus*)。因此對於中文名的

問題，建議總會有待考慮取名為岩燕或毛腳燕或煙腹毛腳燕等其中選一種較能描述牠們特徵的中文名才好。

從以上粗淺的繫放發現，證明野外的鳥類調查研究，的確非常需要繫放工作加以配合，方可獲得更深入的資料。最後向老鳥們建議，您的寶貴知識和經驗，正是陸鳥繫放工作中最迫切需要的，請勿再“封刀退隱了”。

註：有興趣看毛腳燕的鳥友們，可到台中縣東勢往烏石坑，即是往雪山花園的半路，有座烏石坑橋，在橋桁上(在橋上往下看高度約三層樓房高)，去年五月共有127個毛腳燕的巢。今年4至6月間再去，一定可以看到的。✦



救下網上的小精靈

小
嘴

雖然生態保育的觀念已逐漸地植入社會，但眼尖的賞鳥者仍舊時常發現為數眾多的鳥網矗立在山林海濱，掛在網上乾扁的鳥屍、苦苦掙扎的精靈亦不少見。許多鳥友對此情景雖有心助其解困，卻常不知如何著手，亦或處理方式不正確，反而使鳥面臨立即的危險。以下是參與繫放工作所得的小小心得，希望能對急於救鳥的你及不幸中網的鳥兒有所助益。

要解救網中的小精靈，首先要發現鳥網所在。在山光水色的野地、農園裡，如果發現突兀的竹竿或竿子矗立，而不遠二、三公尺處又有另一竿子出現，這時請不要猶豫地舉起你的望遠鏡，你十有六、七會發現兩竿之間有張隱於景色之內的黑色細網，那便是用來捕捉鳥的鳥網。發現鳥網之後先注意網上是否有鳥，進而決定是採取緊急的救援行動，亦或是其他行動。必須注意的一點是，除了少數具警察身份的鳥友外，大多數的鳥友並不具有執法權，故不可任意地破壞鳥網。行動之前要判斷網主人張網的目的，如果是架在荒野中絕對是刻意捕鳥，其間有二種可能，一是領有核准證明的研究計劃（這類研究在網區附近明顯處會有明顯的告示或標示可資區別），另外則是違法的偷獵者。遇上前者悄然離去，不要靠近前去干擾其研究，遇上後者則可採取救援行動，亦或收網行動；如果架在農地附近，則可能是農友為

保護莊稼血汗的行為，救鳥可行，收網行動則要視情況而定，農友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前去救援鳥時，注意要衡量彼我勢力，切莫不慎遭到偷獵者惡劣的身體攻擊。

救援行動開始迅速接近網後，第一件事便是以手將鳥體握住防止牠激烈掙扎而傷了自己，再決定如何解出網中的鳥。要解鳥必須先了解鳥是如何中伏的。網架好後隱於景色中，遠距離不易察覺，當鳥飛臨網邊時雖已看見，但無法止住飛衝之勢而撞上網子，網子因承受衝力而形成網袋困住該鳥，或撞上網後跌入預留的網袋內被困；又因重力使袋口合攏及頭、腳、翅等陷穿網孔，鳥若愈掙扎愈會被網糾纏地更緊而無法脫逃（見圖一）。了解鳥如何中伏後，首先要判斷鳥是由哪一面衝向鳥網且陷在哪一層的網袋中。一般而言，只要仔細觀察便可得知其方向，只有在雙重穿網時較不容易看出，但只要用心、耐心的觀察，並不難看出。

解鳥有個口訣：「怎麼進，怎麼出。」，了解了入網的方向後，便由反方向剝除細網、取出鳥體，不論是否雙重穿網都適用。通常鳥中網後，呈頭下腳上的局面，因此鳥爪常會抓著袋口不放或被網緣纏住，所以常從腳解起。前者可試著向鳥腹吹氣，鳥常會緊張得放鬆腳爪一會兒，趁此時將網線拉離爪子。如效果不彰，只有

同後者一樣扳開腳爪剝除網線，再將穿過網孔的腳脛抽剝出，腳的部份便告完成。此時用剝網的手將鳥體後半部由網袋中向袋口方向取出，讓腳基部以後的鳥體離開網線，以免腳再纏入網孔中。在下一步解翅膀前，可以考慮互換一下雙手的位置，以慣用的手來解剝翅上的網。

解翅簡單地說便是將翅從網孔中抽出（如圖二），但解翅時常遇上一種翼角關節（即小翼羽處的關節）穿過網孔的纏法。此時要剝除網線前先要將初級飛羽拉穿過網孔（如圖三），動作時飛羽會向內彎曲，因韌性強動作後又會復原，但也不可有恃無恐、過份彎曲而造成折羽。動作後網線會全部集中於腋窩，如此便可如圖二之方法逐一的剝除翅上的網線。兩翅的網除去後，以持鳥的手將鳥除頭外通體以掌指環握，或以鳥類繫放員食、拇指（中指）扣住鳥頸，其餘指配合掌環握鳥體的方式持鳥（如圖四），待鳥穩定後開始解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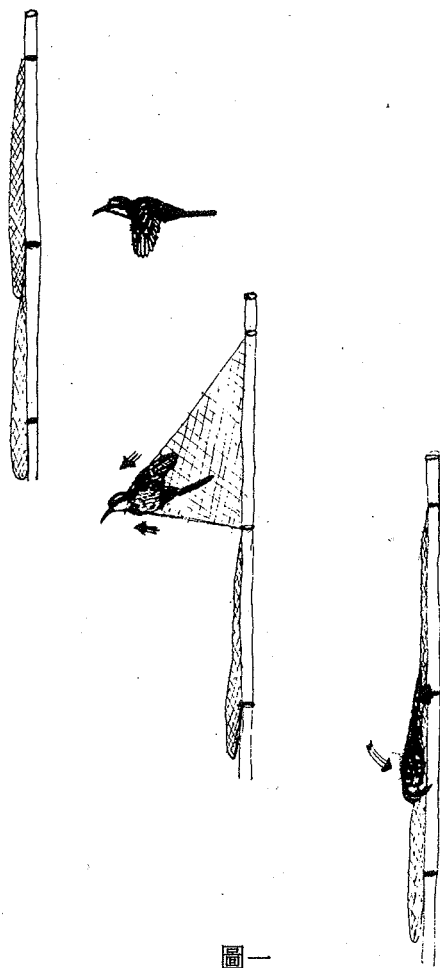
解頭最是容易，只要將頸上的網線由後腦杓拉出，使網孔脫離頭部便大功告成（如圖五）。但有時會發生網孔緊收的情形，如此即表示鳥體尚有其他部份被網纏住，須先解開後再行解頭，切不可眼見即將功成而心急硬解，而使鳥受傷。另外還有一點須要特別注意，有些鳥在中網時或解網時，驚怒交織而啄咬網線，常使得網

線鉤住舌頭。又因鳥舌構造特殊，鉤上便不容易自然脫出（如圖六）。因此解頭時須先注意喙內是否有網線，若有則以小枝棒將網線挑開。否則一不注意便容易將鳥舌扯斷。解完頭部的網，解鳥動作便完成。仔細檢視鳥體，若無受傷即可放飛；若受傷嚴重、無法飛行，可攜回請鳥會的鳥醫診治。放鳥飛去時切忌向空中拋去，有時鳥驚懼未醒，有時鳥受傷無法展翅，這樣一來非跌個內傷或腦振盪不可；應該在接近地面處鬆開手，任其由手中自由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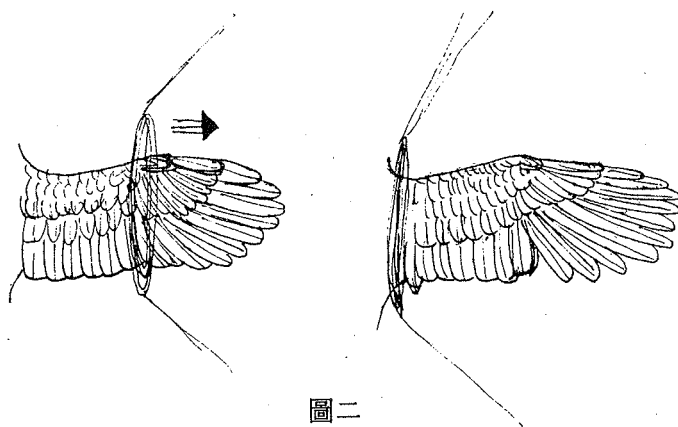
說了這麼許多，有些鳥友硬是無法將鳥由網上解下，此時用一銳利的小刀割斷網線取鳥是必須的。一般而言，割網救鳥對一般鳥友最簡單不過，但對鳥則隱藏著莫大的危險。鳥全身被羽，一些黑色強韌的細線網纏陷在身上不易察覺，若因清理不乾淨而放飛，對其往後的生活影響恐怕不只是不方便而已，甚至是個致命的危機。因此，鳥類繫放員不到不得已是不割網的，若要割網，一般也僅是割斷一個網孔中的一邊細繩而已，那對繫放員解鳥而言是綽綽有餘了。總而言之，割網救下的鳥，一定要極端的注意是否已將鳥體上的網除得一乾二淨，否則不可放飛。

最後便是如何處置這張捕鳥的網了。如若是農友保護莊稼的網則切莫將之破壞，將各主網繩收攏免得再有鳥上網便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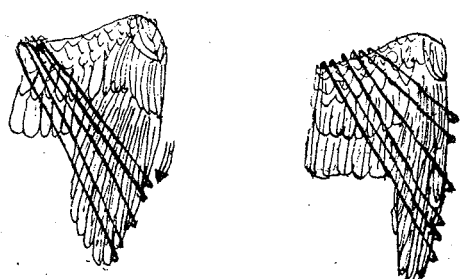
如若是偷獵者的網，則不論是否已被破壞，建議鳥友收起網子帶回市區妥為處理。若丟棄當地，不論是否捲成一團都對當地動物造成莫大的威脅，就如同海中的廢棄魚網、魚線一般，常纏死許多動物。有心的鳥友如果想學習這項解網救鳥的技術，可以向各地的鳥類繫放員求救，相信可以得到熱烈的協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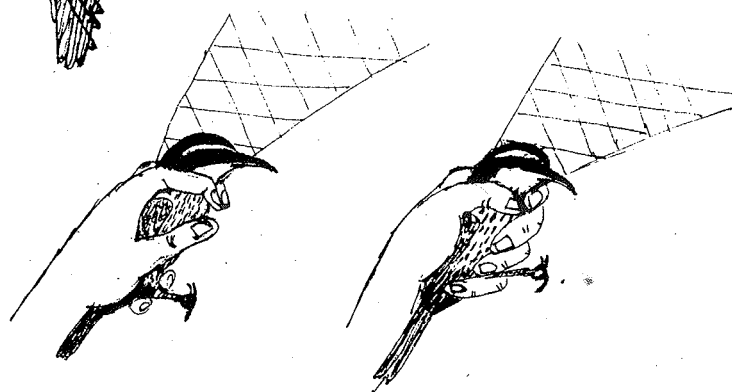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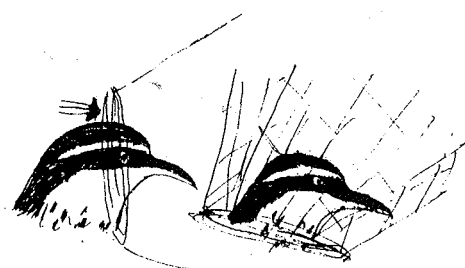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六

我們賞鳥去

滄粟

第 一次帶小孩賞鳥，選定石碇小格頭

輾轉詢問，聯絡上鄭領隊，問明是坐新店客運去的，要在小格頭的下兩站下車，路程約五公里。我特別請教了一下，這段路是否山路？需要攀爬？得知為一產業道路，路況良好，行走並不困難。至於整個賞鳥活動的時間，應該要到傍晚才會結束。

現在，最大的問題來了，賞鳥就是要邊走邊看，這樣走走停停，一段路可要花上雙倍的時間來走，一趟賞鳥下來，大人都会覺得累了，何況是小孩呢？

可是，想到先前已向孩子放出風聲，要帶他們去賞鳥咧！想到那一雙雙發亮的眼睛，那一句句承諾——「我們起得來，我們走得動！」……

好吧！也該對你們有信心才是。我們賞鳥去！

星期日，案頭的鬧鐘驚醒了夢中人，我們慌忙起身梳洗，豈料兩個小孩早已起床，在客廳談天了。

老么一向較早起，老大則很能睡，原來昨天兩個已經商量過，要老么一醒來，就把老大叫醒。沒想到他們倆這麼自動，輕輕鬆鬆地通過第一關的考驗。

一切準備就緒，我們就到公館搭車，才過了天橋，新店客運就翩然蒞臨，這下子，連拖帶拉，連滾帶爬地，終於掙扎地

上得車來。

天啊！這時竟然還不到七點鐘。

而車上，滿坑滿谷的人，大多是一副登山打扮的。這不是公車，可沒博愛座，我擔心的是，兩個年幼的小孩，還沒開始賞鳥，就要讓車搖得頭昏腦脹，四肢無力，待會兒只有讓鳥賞「人」了。

還好，靈機一動，拿出背包裡的塑膠布，鋪在腳旁小小一塊地方，讓兩小坐下，才稍稍解決問題。不過由於空間有限，實難轉圓，我知道這也不是很舒服，但是又有何辦法呢？對於這種安排，兩小雖不滿意，好在尚能接受。

車開了一個鐘頭多，到站了，看看錶，才剛過八點。想到那群鳥友，七點半才在中國飯店集合，還要走到公保大樓搭車，再加上一個鐘頭多的行車時間，那麼要和他們碰面的時間，還早得很。

於是，決定先勘測附近地形，試著找出鄭領隊所說的那條路。說來實在容易，那條路就在剛剛下車處斜對面的前方，入口有一塊看板，寫著水源地，禁止各種非法活動。

我們走進百來公尺遠，只聽到鳥群不斷的啁啾聲，可是他們硬是不肯現身。兩小覺得甚是無趣，一心期待老鳥們趕快到來，所以我們又走回車站去等人。

來了一班車，只有一個人下車，想必他們沒趕上這班車，只好在附近再逛逛。

發現店旁廁所邊有一窩小狗，兩小津津有味地看了幾回，再討論了一下，在店裡面晃蕩的幾隻大狗，那隻是小狗的父母。

又看看人家養的雞、種的菜……，站牌上的「風路嘴」三字已可倒背如流，附近的路也快踏爛了。——又過兩班車。

算算時間，我們出師不利，鐵定是被放鴿子了。

一聽到自己變成鴿子，兩小臉上的太陽不見了，所有的耐性也都崩潰了。

這時，孩子的爸，趕緊宣布：「我們自己走到石碇去。」由於在大路上，看不到半隻鳥，又路上傳來陣陣鳥聲，我們就尋徑而去。

仍是杳無鳥蹤，不過在折回大路的途中，一道黑影竄過眼前的樹林。

「松鼠！」我看清楚了那團毛茸茸的小東西，嘴裡喊道。

「在那裡？」兩小緊張地問。

「噓！」我用手指了指方向，又叫他們安靜些。

小孩也看到了。

牠正在吃東西的樣子，不一會兒，喀喇一聲，一片東西掉下來。

仔細一看，是一塊樹皮。

「牠在啃樹皮咧！」

「好壞心喔！這樣樹會死掉。」

在兩小談話聲中，松鼠警覺地溜走了。

。

我們環顧四週的樹，有好多棵都被啃掉樹皮，露出裡面的組織來。孩子的爸趁機告訴孩子，這是柳杉，屬於人工林。台灣有很多柳杉林，就是遭到松鼠這樣啃噬，以致於壞死。

「難道沒有辦法阻止他們嗎？」老大問。

「其實大自然本來就有巧妙的安排。早期台灣山裡，蛇類很多，蛇會吃松鼠，這樣就保持生態的平衡。但是由於中國人受進補的觀念作祟，人們大量捕蛇，喝蛇湯、吃蛇肉、吞蛇膽，蛇被吃了，松鼠的天敵少了，數量相對增加，於是便為害森林。」爸爸停一停又說：「破壞一件東西很容易，但要再修復綴補起來，所花的時間、人力和物力都非常可觀。所以在開始的時候，就要對它好好愛護才對呀！」

老大點點頭說：「對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如果不好好愛護它，以後的人都看不到美麗的東西。」

「唉！好可惜！松鼠那麼可愛，怎麼會這麼不乖？」老么嘆了長長的一口氣。

不知不覺地，我們又走回大路。

由於爸媽是兩隻大笨鳥，所以走了半天，仍無斬獲。好不容易，在右側山壁上，發現了晃動的鳥影。由於草長得密，又加上逆光，用肉眼不太容易看清楚。直到用望遠鏡，迫到一隻剛停在枝上的鳥，才

確定是白耳畫眉。

總算，打破了「零分」的紀錄。

過了一陣子，我們提早吃中餐，才再繼續走。

驀地，一輛黑色奧斯汀汽車忽嘯而過，我們轉個彎後，看見黑轎車停在路旁，車主正對著路邊的樹叢，左瞧右瞧地，而那身打扮，可不就是個賞鳥人嗎？

「爸爸，趕快去問問看嘛！」兩小催促著。

其實不待二小開口，孩子的爸早已一個箭步衝向前去。乍見老鳥，彷彿曙光一道，豈容它稍縱即逝。

「我也是菜鳥，真正的老鳥在後頭。」這位賞鳥人謙虛地說。

「你們今天看到什麼鳥？」孩子的爸問道。

「最特別的是，就在路邊很近的地方，看到幾隻頭烏線。」賞鳥人說得眉飛色舞。

「真的，看得很清楚。」他又加重語氣地說。

太過份，太過份了，這種平常只讓人聞其聲一是誰打破汽球，而不見其影的精靈，居然讓他看到了幾隻。

接著，大隊人馬浩浩蕩蕩開過來。尋著了鄭領隊，細問之下，乃知鄭領隊的錢慢了一個鐘頭，把大家都放鴿子了。她趕往華江橋，看了一陣鳥，才又帶著那位開

黑汽車的朋友，往這邊來。

好在鳥會有先見之明，每次舉辦活動，總會有一位以上的領隊。但是這隊人馬，被帶到「小格頭」（就是我們下車處的前二站）就下來，以致於我們左等右等，總是不見伊人的蹤影。

會師以後，零星的鳥蹤，只是我們的暖身活動。直到領隊宣佈就地解決午餐後，好戲上場了。

不知那個人突然發現了一隻五色鳥，大家顧不得吃了，馬上蜂擁而至。

有的立刻拿起望遠鏡，搜尋一番，有的則衝往單筒望遠鏡旁，排起長龍了。

我家二小，自然不甘落在人後，趕快靠邊排排站，成為二小龍。

眼看就要輪到他們了，「爸爸！快來抱我們，我們看不到。」兩小大喊，急著搬救兵。

「小心！不要踢到腳架，鏡頭移動了，就看不到。」孩子的爸說。

「還沒看到呀！哎呀！你要閉上一隻眼，用另一隻眼睛看看！」

費了一番工夫，總算兩個孩子都看到了，我們大人僅匆匆一瞥，趕緊讓給別人看了。

這隻五色鳥可真合作，停駐在枯枝，恰好無綠葉遮蔽，加上牠停留時間頗長，我們可將牠看個痛快。

它全身毛色光亮，不管是紅色、綠色

、黃色、藍色的部份，無一處不美，難怪大家不斷嘖嘖稱讚。

孩子的興緻被這隻五色鳥整個提起來了，邊走邊談以前去爬象山時，在樹下休息，抬頭湊巧看到樹上有隻五色鳥的經驗，又將兩隻鳥比較了一番。

本來我們一家，差不多走在隊伍的中段左右，後來因經過一店家，大家借用廁所，時間一拖，前面的兔子沒睡著，我們後面這些烏龜怎麼追，也追不到前頭了。

後來，遇到一對鳥友，開著車，帶著一個不滿一歲的小孩，也趕上我們了。

他們慢慢開車，開了一段路，便下車和大家一起看鳥。看他們背著小孩，帶著一車嬰兒用品，這麼起勁地看鳥，不禁令人好生佩服。

聽他們說，是去關渡看鳥，看出興趣來的，就這樣加入鳥會，與鳥結緣了。大家都說這位小弟弟真不得了，這麼小就開始看鳥，以後要變成鳥類專家。

下午，天氣漸漸熱起來，看過牛背鷺、白頭翁、紅嘴黑鵯和紅山椒的母鳥後，有好一陣子，都沒再發現什麼鳥。

「媽媽，我走不動了，好想休息一下。」

「媽媽，我的腳也好痠喲！」

兒呀！我不是不讓你們休息，只是一停下來，待會兒你們就甬想看什麼鳥啦！

在袋子裡，左掏右掏的，摸出了幾粒

糖。

「來，媽媽給你們吃大力丸，馬上就會有力氣了。」我半哄半騙地說。

這樣吃吃走走，走走吃吃，又撐了一段時間。

孩子又累了，感謝鄭領隊的細心，幫我們向那對開車的鳥友說項，也感謝那對熱心的鳥友，立刻騰出車位給我們的孩子坐。

不巧的是，我今天穿的鞋可能稍小了，所以路走多了，腳踝處一直有要抽筋的感覺，我時時轉轉腳，一有機會就坐坐休息一下。

我不斷地告訴自己，一定要撐下去，否則連大人也走不動，那不是個大笑話嗎？

車又停在前面等我們，我家那二小笑嘻嘻地下車，問我們有沒有看到什麼鳥。我不加思索地轉述鄭領隊所見的黑枕藍鵲母鳥。其實我也沒看清楚，這下子可好了。

「坐車一隻鳥也沒看到，我不坐了。」老大首先發難，寧可棄車步行了。

老么對車雖然還很留戀，但是因為沒伴，也坐不住。於是兩小又開始長征。

不知怎地，我那兩小突發奇想，一直在李叔叔的單筒望遠鏡下鑽來鑽去，看得我心驚肉跳，連連出聲喝止，生怕碰倒腳架，那麼一切不就完了嗎？

奇怪的是，李叔叔怎麼安若泰山，視若無睹呢？你瞧他怎麼說：

「沒關係，我這支便宜得很，你爸媽賠得起！」

盼呀盼，終於到了溪邊，首先登場的是一隻靠得很近的鉛色水鵝母鳥，興奮之餘，老么過份靠近，嚇走了牠。好心的叔叔阿姨們不但不怪牠，還連連安慰他後面還有很多可以看呢！

沿著溪走，我們看到翡翠，透過單筒望遠鏡，又加上圖鑑的說明，我們了解雌雄翡翠之辨，乃在於嘴上有沒有擦口紅。我們也看到牠縱身捕魚的姿態，難怪叫魚狗嘛！

附近，還有一隻白鵲鴿，來回穿梭，叫人目光也跟著牠滴溜溜地轉著。

這時，我那兩個寶貝，驚艷之外，還頗為他們自己明智的選擇，深深慶幸著。

石碇就在前頭了。

一隻公的鉛色水鵝忽然映入眼簾，又急急向前飛去，我們也加快腳步，緊緊地跟著它。

待我們看清楚牠時，牠已撲向一隻頗大的橘色飛蛾，咬到了，又被飛走了。啊！追到了，這次可不讓蛾再逃走了。

我們都被大自然裡上演的這一幕，震懾住了。沒想到老天如此厚待我們，在臨別的前一刻，給我們這樣生動的畫面。

走到車站，李先生在整理紀錄，我們

聽到好些我們沒看到的鳥，雖然錯過了綠啄花之類的鳥，但是我們已經很滿足了。尤其是兩小才第一次出擊，能有如此豐碩的收穫，真是不虛此行。

咦！一些原本走在前頭的人，怎麼現在才到站呢？原來剛吃完豆腐回來。聽這些老饕們說，有名的深坑豆腐，其實是這裡運去的，聽著聽著，不禁令人食指大動。

好吧！難得當上一回「外食人口」，就來桌豆腐餐，炸豆腐、紅燒豆腐、酸辣湯……飽餐一頓，順便解決了晚餐。

回想起這一日，充滿感性與知性的賞鳥之行，不正是最佳的親子遊嗎？



麻雀與我

方淳濃

七月七日早上，媽媽說：「好久沒有運動了，你們到樓下去跑五公里以後，才能夠吹泡泡。」

一聽到媽媽說能吹泡泡，我興高采烈了。連忙穿上球服，和妹妹一起跑到樓下去了。

我們就開始跑步。跑了一圈、兩圈、三圈……跑到第四圈，忽然妹妹看到一群麻雀，妹妹跑過去，把麻雀都嚇走了，只留下一隻寶貴的寶氣的小麻雀。妹妹很開心，她就叫我去看小麻雀。

這隻小麻雀背上有綠色的羽毛，和白色的點，還有淡紅色的小嘴，以兩隻淡紅色的小腳，可愛極了。

我用手摸了牠兩下，牠都沒有飛走。牠往旁邊一跳，我們也跟著牠輕輕一跳，最後牠才飛到樹枝上去。

記得以前為了好玩，我和妹妹想抓了各戶、各樣的鳥，去抓鳥，但是都沒有成功。

今天忽然有機會靠麻雀那麼近，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

我們忙忙的跑上樓，急著告訴媽媽有看到小麻雀的事。媽媽聽了，也覺得很新奇。

我到書房裡，拿出「兩靴裡的麻雀」這本書。雖然我已經看得懂，但是我還是

喜歡聽媽媽講。

書中告訴我們：麻雀大抵是在三月的時候開始做窩，在四月生下四到七個，通常在第廿二天出小麻雀。小麻雀經過二個星期才會出窩。麻雀在五月底會再生，然後再出第二胎小麻雀。

書中又提到，麻雀從蛋裡化出來的麻雀，身體上光溜溜的沒有羽毛，兩眼沒有，法張開。

這使我想起去年一年級的時候，我的同學在學校裡到了個鳥，還有一隻小麻雀在裡頭。我們就抓了牠，牠著眼睛，張著嘴巴，一直想吃東西。可惜，最後牠死了，我們再也不能見到牠了。

現在我又多學了一些麻雀的知識，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和那群機靈、又可愛的麻雀玩遊戲。

媽媽的話

孩子們欣喜地告訴我，他們「摸到小麻雀」了。

於是，我鼓勵已上小學的老大，寫下這篇文章。希望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留下他們最珍貴的記錄，同時也希望「中華飛羽」不要「開天窗」。

走馬德州

方偉宏

別被標題誤導了，我是跑了一趟德州，看到了馬可沒騎馬；這個走馬德州是指我到德州去走馬看花的賞鳥一番爾。

耶誕假期到佛羅里達做二度遊之後，心也給玩野了，回到實驗室之後心還定不下來，另一方面在放假前等另一個實驗室寄來的樣本好像還沒送到，看起來在元旦期間又會有好幾天的空檔，於是在盤算一陣子之後，下定決心到德州走一趟。

其實我很早就想往德州跑了，臨墨西哥灣的亞熱帶氣候，出現的鳥種與東部大不相同，前一年的耶誕假期，原本計劃前往，然而為了接待幾位朋友而未成行。而在這一年之間，東部的常見鳥種幾乎看到盡頭，從下半年起就沒再出現個人新記錄了。每當翻閱北美鳥類圖鑑時，看到分佈在墨西哥邊界鳥種就不免心癢難熬。

一旦下定決心就立刻劃了一張學生優待機票，同時在目的地機場預約了一輛車子，至於下榻的旅社且就隨遇而安了；行囊一收也就出發了。優待機票是挺便宜的，可是走一趟德州轉機轉了四次，先往北飛到紐澤西州的紐渥，然後往西南飛到路易斯安那的紐奧良，接著往西飛到德州的休斯頓，最後才到目的地聖安東尼奧的機場，從下午三點出發，到達時已是午夜，總共花了十個小時，飛機坐得都有點精神渙散了。到了租車公司取車之後就往市區走，在微風細雨中按著路標找預定下榻的

旅社，半夜裡在人生地不熟的大都市裡找一家小旅館還真不容易，從機場到旅館不過十分鐘的路程，結果我足足找了一個半小時，最後還是到一家商店，靠一位熱心的顧客指點才找到。等一切安頓好，倒在床上時已是半夜兩點多了。

起了個大早，離開聖安東尼奧時才六點半，雖然晚上睡得不多，但是一想起賞鳥可就精神奮發得很。雖然前夜微雨，然而在車開往市郊的路上天氣漸轉好，才開出市區没多久就迫不及待的開出公路，上了一條鄉間小路停下，看看路邊有些什麼新奇的鳥。首入眼簾的是前幾天在佛羅里達才見的呆頭伯勞，路邊一群草地鸚，我知道德州正是美東及美西兩種草地鸚活動區交會的地點，然而在外型上實在難以區分，非得用鳴聲鑑別，一群鳥忙著在地上覓食，誰也懶得哼一聲，看來只好依舊存疑了。四週的鳥除了比較顯眼的紅頭美洲鷺及黑美洲鷺兩種常見的兀鷺及雙領鵝外，就是草地上成群麻雀般的鳥，往前趨近細看似乎有兩種，一種胸前有細紋的好像歌帶鸚，然而總覺得有點不一樣，尤其是近看時細細的白眼圈，忙翻出圖鑑仔細對照，從說明看出是黃昏雀鸚 (VESPER SPARROW)，而另一種則是一大群，看起來全身黑白對比明顯，然而就是無法從圖鑑中直接對出來，推測可能是某種帶鸚的冬羽，因此就從黑色翅膀帶一塊白色的肩作

開始，將不對的一一排除，最後落在鸚鵡 (LARK BUNTING) 上，最後再以其群聚行為做印證。還算不錯，一開始就加了兩個新記錄，上車前再將天上飛過的大尾擬八哥 (GREAT-TAILED GRACKLE) 也記了進來（這一點似乎像在做弊，這種鳥與東部的寬尾擬八哥極相似，看準了德州南部反正沒有寬尾，也就不細認了）。

繼續前行，看到路邊一個野餐區及一片橡樹林，與一路上的草原景觀不同，停下來看看樹間有些什麼，主紅雀、美洲紅隼、家麻雀、原野雀鵲、灰嘲鵲等東部常見的鳥，看來沒什麼稀奇了，沒注意就冒出來一隻看似主紅雀，然而紅色部位分佈奇特的鳥，哈！可不是那個……那個……唸不出英文名字的鳥，灰額主紅雀 (PYRRHULOXIA) 是也，不信的話按著音節您唸唸看。這可是墨西哥邊界才有的常見鳥，來之前就計劃要看的，只是實在記不住牠的英文名字。

在州際公路以時速七十英哩飛馳，根本看不出路旁什麼地方可能有鳥，接近正午的時候，依照地圖的標示轉入一條州內公路前往一個叫做 CHOKE CANYON 的州立公園，一般而言州立公園以遊憩為主，但有時也有一些保育的目標，如果有介紹說明的話，或許可以指出一些特色，以避免無謂的亂找耗費時間。

轉出公路後十分鐘就到了州立公園了

，在入口處繳費之後向管理員要了份地圖簡介，簡介封頁上就有一隻好鳥：鳳冠卡拉鷹 (CRESTED CARACARA)，看起來這個地方應該有看頭，車開入湖邊的堤岸上，遠眺湖面只有三兩遊艇，一隻水鳥也沒有，由地圖看起來，這個湖似乎也是築壩而成的人工湖，空蕩蕩的只怕入場費是白繳了，迎風站在堤岸上正感到有點失落，遠處空中幾隻盤旋的猛禽引起我的注意力，寬長的雙翼在掌部一塊白斑，白頸及黑冠；就是這個公園的「園」鳥鳳冠卡拉鷹，看到這種頗有特色的猛禽也算是沒白走這一趟了。在上車往別的地方之前順便看看公告牌上所貼的介紹，發現其中居然有這個公園的鳥類介紹，以後在進入任何公園或保護區之前可先問問看是否有鳥類介紹，以避免無謂的亂闖。開著車在公園的幾個遊憩區轉了一會，沒看到什麼鳥，到最後一個烤肉區我決定停下來吃點東西休息一下，嘴裡正啃著三明治，突然發覺四週有些動靜，一隻鳥從垃圾筒邊飛過停在一座烤肉架邊，幸好上面沒火，否則就成了現成的「鳥兒包」，鳥的樣子很像東部常見的褐矢嘲鵲，但是全身為灰色，是一隻彎嘴矢嘲鵲 (CURVE-BILLED THRASHER)，還沒等這隻鳥飛走，就被一旁非常呱噪的叫聲所吸引，黑白眉線及前胸縱斑，正是一對棕曲嘴鸚鵡 (CACTUS WREN)，由英文名稱看來，想像中這種鳥應該出現在沙漠

的仙人掌上才對，才覺得奇怪，一隻就飛上湖邊的仙人掌上，如此看來也沒什麼奇怪的了，仙人掌不是只有沙漠地帶才有。一下出現了兩種個人新記錄，興緻可就來了，四週的灌叢搜了一圈又加了一種白冠帶鸚 (WHITE-CROWNED SPARROW) 及若干常見鳥。滿意的離開這頗為人工化的州立公園。

連續在州際公路上開了幾個小時，路雖然好走但是一脈莽原景色不太能夠提供停下來看鳥的機會，因此決定在進入庫柏·克斯蒂市之前轉往一條較小的州公路；在這條公路兩旁的景色和先前可就不太一樣了，看起來像是整過的一大片農田一樣，或許正值冬季休耕期吧，田裡沒長什麼東西，車經過一個農機出入的十字路口，眼角一花好像瞄到地面上直挺挺地站著一隻鳥，剪影似曾相識，對了！就像圖鑑上站在地面上的穴鴉。但是可能嗎？在這十字路口邊？放慢車速正在懷疑是不是開了半天的車有點眼花了，到底值不值得轉回去看個仔細。看看公路的前後一輛車都沒有，一個大轉彎可就折回去了。車停在路口邊，拿出望遠鏡往先前的位置掃去，地面上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不死心下車走近，喝！不知從何而來，一個黑影從地面射出落在十公尺外的田埂間，拿起望遠鏡一看，果然是一隻貓頭鷹沒錯，一對黃中帶黑的大眼睛往我站的位置直瞪。當我往

前走兩步想看得更仔細，牠並沒有飛走只是將身體伏得更低，拿出鳥書一查對果然是穴鴉 (BURROWING OWL) 沒錯，順便看看說明：這種生活於開曠的地方，築巢於地洞中，白天的時候喜歡站在洞邊明顯的地方。按照書上的說法，從牠飛出去的地點就應該是牠的巢穴了，在附近找了一下居然找到一個半埋於地下的破裂水管，而這隻穴鴉就用水管的裂口當做巢穴，也難怪當折回來的時候在地面上沒看到任何鳥了，把伏在地面的穴鴉看個仔細之後又續前行，心中滿是喜悅，看起來平常沒事的時候多翻翻圖鑑也不錯，一旦到野外的時候正好幫助當機立斷。

向前又衝個十幾分鐘，車窗角一隻淡色的鳥像燕鷗般在田野間盤旋，奇怪了，燕鷗通常不會在旱田地活動，會不會又是什麼奇特的鳥？轉到路肩上，從望遠鏡中居然看到一隻猛禽，黑肩鷲 (BLACK-SHOULDERED KITE)。飛行的方式介於燕鷗及紅隼之間，不時定點鼓翼，灰白的體色帶著黑色的翼肩，帥氣十足。為了看清楚這隻黑肩鷲，我特別下車來回走動一番，在上車前看到農舍前的藩籬上幾隻麻雀般的鳥上下跳躍，胸前縱斑像是歌帶鸚或是黃昏雀鸚，然而又不太像，最後由圖鑑上所描述的黃色眼先判別是一隻稀樹草鸚 (SAVANNAH SPARROW)，一石兩鳥、買一送一最能道出當時的情形。

接下去的這段路，讀者如果隨著我不斷的上車、下車未免也太累了，長話短說簡述一下到達目的地前所看到的好鳥：在一片牧草地上，看到一幢幢的長身灰影，在停車看了兩秒之後就知道在佛羅里達沒找到的可在這兒看到了，一群數十隻的沙丘鶴 (SANDHILL CRANE) 或站或臥、或行或止悠閒的活動在空曠的草原上，若說行車數千哩到佛羅里達是踏破鐵鞋，在德州荒郊放眼就是一群可是全不費工夫。在離沙丘鶴不遠的另一片水草地，一群三種鴨子之間挺立了十來隻的白額雁 (GREAT WHITE-FRONTED GOOSE)，也是個人新記錄。一路上雖是走走停停，然而不到五點就到了當夜落腳的石港 (ROCKPORT)。

順著賞鳥雜誌廣告上的指示找到一家旅社，卸下行李之後就到附近的港口打聽觀賞美洲鶴的水上之旅，在港口邊好幾艘遊艇提供這種服務，但是時間大都在下午以後，最後問到有條專門跑早上的船在另一個碼頭上，為了怕第二天早上找不到路，在天黑之前特別探個路。找到地點之後，在回程上順便看看港灣中的鳥，也順便碰到一群千來隻的紅頭潛鴨 (COMMON REDHEAD)，個人新記錄。在岸邊遠眺海天一色的彩霞，海上往來的鵜鶘、鷗及燕鷗潮不可辨，沙灘上一隻岸鳥傳來一聲鳴叫，一隻長嘴杓鷗 (LONG-BILLED CURLEW)，這一天的最後一隻鳥，也是一個新記錄。

開始賞鳥之旅的第一天共看了五十種鳥，包括十五種個人新記錄，如果按照這個模式看下去，四天下來記錄該是乘四倍，算盤打得是挺如意的，只不過計劃和結果總是有些出入，接下來幾天個人新記錄漸減，開始不斷的複習前幾天所看的記錄了。

第二天 (1 月 3 日) 的「美洲鶴水上之旅」可是行前就預計好的重頭戲，美洲鶴 (WHOOPIING CRANE) 為瀕臨絕種的鳥種之一，野外現存不到兩百隻，德州南邊的亞倫薩斯 (Aransas) 保護區是這種鶴的唯一度冬區，繁殖區在加拿大，因此在美國想看到的話只有到德州這個保護區來，而今天的水上之旅就是行船到保護區的外圍觀察。一大早就興奮的到前一天探勘的碼頭訂位，八點整一船約廿多人就出發了，船長是位老到的鳥友，專門以帶隊在亞倫薩斯水域賞鳥為業。船身劃過清晨平靜的水面，他也一面指點我們所經過的一些水鳥，其中包括美國東岸常見的嘲鷗、黑脊鷗、金眼鳧、黑頸鸕鶿、褐及紅嘴鸕鶿、白頸黑雁、王鳳頭燕鷗等，同行的人有尋常的旅客，也有專程而來的賞鳥人，其中有兩位還是從英國來的鳥友。

船長告訴我們美洲鶴在這一帶度冬也有領域行為，因此在大片地區可能只有一對鳥，如果看到成群的鳥則可能是尚未配對的幼鳥群。進入第一對美洲鶴的領域，

感覺上頗具戲劇性，我個人非常期盼及早看到這種心儀以久的鳥，因此引頸長盼，遠眺水邊的白點，想在那些白鷺、白鷗、白鵝鵝之間找到獨立雞群的白鶴，然而船長則漫不經心的指點著我認為不足道的鳥，以及幾隻游近嬉戲的瓶鼻海豚，似乎看不看得到美洲鶴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終於在指點一隻裡海燕鷗之後，船長頓了一會兒慢吞吞的說：「請看十一點方向草澤上兩個白點，看看頭頂上有没有個紅點，就是今天的主角美洲鶴。」緊抱著望遠鏡狠狠地盯了好幾分鐘，放心的嘆了口氣：可真是不虛此行了。第一對美洲鶴的領域離岸相當遠，因此只能看個大概，緊接著第一對的領域邊緣，又看到一群九隻船長說可能是幼鳥群的鶴在草澤間覓食。接著在草澤間出現了色彩鮮艷的紅胸反嘴鵒 (AMERICAN AVOCET) 及粉紅琵鷺 (ROSEATE SPOONBILL)，引起陣陣讚嘆。活動中最值得稱道的是看到第三群美洲鶴，這是一家三口，鶴爸爸、鶴媽媽及一歲的鶴寶寶，幼鳥可由褐黃的羽色看出，親鳥的雌雄難以由外型辨認，然而經驗老道的船長則由些微差異分出那隻是爸爸，那位是媽媽，由於這對鳥的領域離船較近，因此可以看得很真切，連雄鳥腳上套的腳環都可看出來；船長也將引擎熄火，一面船長也將美洲鶴目前及將來所有的隱憂一道來，依著船舷在微微晨風中細看這心

怡已久的好鳥，心中十分的舒暢。終於鶴兒似乎不耐一群人的窺視，引頸張翅一行三隻鳥振翅高飛到另一邊草澤而去，我們也繼續水上行。水面上不時看到琵嘴鴨、尖尾鴨及紅胸秋沙等水鴨，在最後一程中則以一群八隻美洲鶴做結束，此行總共看到廿二隻美洲鶴，超過全世界總數的十分之一，也是一項記錄。

接近正午時分結束了水上之旅，在離開碼頭之前，特別取了一份船長為本地賞鳥所準備的地圖指南，上面列了不少鳥是我預期來此看的鳥，但是卻不知到那兒找，有了這份地圖可就方便多了。地圖上列了十幾個地點，也指明了各個地點的特色，由於已過正午，為了避免錯過當天的行程，只好找幾個容易觀察的地點看看，地圖上指出沿著公路注意天空可能看到幾種猛禽類，因此在行車時速度稍放慢，特別注意天空是否有黑點，果然在看到黑點停車觀察時得到回收：兩隻在空中盤旋的白尾鷲 (WHITE-TAILED HAWK)，雖值冬季，可是南德州正午的烈陽照在身上彷彿夏日；我原本將亞倫薩斯保護區做為找尋美洲鶴的目的地，然而在早上的水上之旅將美洲鶴給看走了，有點猶豫是否有花幾個小時繞道前往一探的必要？稍做盤算，如果不前往看看的話，以後或許就沒有機會再看了，就算不是為了美洲鶴，看看保護區的設計也好，於是以三個小時的時間在保

護區內繞了一圈，區內的設計非常好，遊客中心的看板上列出本年度美洲鶴總數為154隻。在區內的遊客還真不少，或許是因為在下午，鳥的數量少而且看到的種類也不多，在一個專門設計看美洲鶴的平台上，好些人在找地平線上的白點，幸好我先參加了水上之旅，否則就算在保護區看到美洲鶴也是遠得可以，連特徵大概都看不清了。經過一片短草區，不時有小型鳥衝出草地又竄入附近的草叢間，大概是海濱沙鷗，然而幾次提起望遠鏡都是追之不及，恨得牙癢癢的，真希望那天能將望遠鏡的使用，能練得像西部片的快鎗俠一樣，一個目標都逃不掉。在保護區的最大收穫是近距離看清了九帶犰狳 (ARMADILLO) 一種像穿山甲的動物，當我趨近時，有一隻還將全身捲起像個球一般。

離開保護區時眼看天色不早，又急急趕路，經過一片莽原看到一個電線桿上站著一隻猛禽，下車辨別後，發覺只是常見的紅尾鵟，然而聽到旁邊一棵樹上傳來一陣似啄木鳥的叫聲，在德洲的啄木鳥沒有一種和北卡一樣，絕對值得一看。在樹下左瞄右看，一下子就將鳥找出來了，一隻金額啄木 (GOLDEN-FRONTED WOODPECKER)，和北卡常見的紅腹啄木真是像極了，只是紅頂的前方有小塊金黃色的前額，當順著這隻啄木飛走的方向看時，又看到另一隻較小的啄木，和北卡的毛髮啄木很像，

是一隻梯背啄木 (LADDER-BACKED WOODPECKER)，為了趕路不敢久留，在天黑之前除了停了一下看一隻暗色型的紅尾鵟之外，一口氣走了兩百來哩。

第三天 (1月4日)，一大早就驅早趕往沿海的一個野生生物保育區，這個保護區相當接近墨西哥邊境，叫做拉古那·亞塔斯可薩 (Laguna Atascosa)，名字唸起來還真驚扭。保護區的环境包括了淡水及鹹水沼澤，沿海草原及莽原。進入保護區地界天色變暗，不時一兩顆雨滴打在身上，可別下起大雨，那麼一天就全毀了，幸好一整天就保持陰陰的。路邊的電線桿上看到兩隻猛禽在頂端，全身大致暗褐色，一查圖鑑就對出是栗翅鷹 (HARRIS HAWK)，今天的第一個新記錄，圖鑑上說這種鷹喜歡一個家族一起活動，看起來這兩隻應該有親戚關係才對。到了遊客中心取了一份地圖，大致決定先在遊客中心附近看看，然後再到沼澤區觀察。還沒走出停車場，就聽到附近電塔上大群聒噪的長尾擬八哥，一隻企鵝停在塔上的美洲紅隼被這群擬八哥不斷的騷擾，只得另覓棲所。在步道上聽到旁邊草叢中希希索索的聲音，停下來在樹底看到兩隻麻雀般的鳥跑來跑去，看清楚了頭上的黑眉線白眼圈及橄欖色的翅膀，然而在圖鑑的麻雀及帶鵪的部份就是找不到類似的鳥，真洩氣，只得將特徵畫下以後再查是什麼鳥。在充滿枯黃灌

叢的莽原中繞了一會兒，沒看到什麼特殊的鳥，便順著原路走回，這時聽到很大聲的鳴叫，在一片草澤間看到兩隻黃色為底，色彩鮮艷的鳥，樣子像魚狗，GREAT KISKADEE，中文名叫大食蠅霸鶉，既吃蒼蠅又凶霸，令人倒胃口，實在不配這種漂亮的鳥。為了看清楚這對鳥，我向草澤趨近，突然一隻鳥從地面驚起，像一架滑翔機貼地遠遁，應該屬於夜鷹類的鳥，翅上兩塊白斑很明顯可能是小夜鷹，但這裡並非其度冬區，因此無法確定。

回到停車場，開車前往一條往鹹澤的路，進入這條路沒多久，在車裡聽到路邊灌叢一陣喧鬧，才停下車，一隻大鳥從樹間躡身而出，在車前大搖大擺的踱起方步來，像一隻褪了色的雉雞，不用看圖鑑就知道是小灰頭稚冠雞 (PLAIN CHACHALACA)，另外還有一隻則從樹葉間探出頭長望一番又縮了回去，前面那隻也竄入樹間消失無蹤，既然坐在車中已看個仔細，且窮寇莫追繼續前行。車開近水澤，還沒看到水已聽到大群雪雁的叫聲，開近水邊才知道這片水澤一望無際，大群水鳥遠遠近近的散佈著，四、五十種鷺、雁、鴨、鵲、鷗，遠的是無法細辨，就將近處的鳥掃過一遍，看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在沙岸上不小心驚起一隻鸚，斯普氏鸚 (SPARAGUE'S PIPIT) 在大群鳥中唯一一隻新記錄。順道又開到保護區另一端的淡

水沼澤，看到另外四、五種水鴨，附近的樹叢中幾隻嘲鶉在歌唱比賽，褐紅色的體色應是褐矢嘲鶉，只是又有點不一樣，鳴叫的聲音也帶著奇怪的腔調，心裡猜想或許因為是地理分佈所形成的南腔北調吧。準備開車出保護區時，遇到一位先生拿著望遠鏡，正指導另一位小姐做觀察；一時好奇他們在看什麼便下車一探究竟，原來他們看到了一對白尾鹿，這位先生小心的解釋鹿兒的一舉一動，直到牠們離開為止。和這位先生寒暄之後，他建議我幾個沿著墨西哥邊境的賞鳥好地點，同時告訴我在遊客中心有一些有用的資料應該去拿一份。根據他的建議到遊客中心走一遭，拿了資料後，順便看看黑板上列出在中心附近可以看到的鳥，第一隻是褐紋頭雀 (OLIVE SPARROW)，英文名稱中赫然有褐色，用圖鑑索引找出這隻鳥，果然是早上看到的鳥，只是被列在雀類而不是帶鸚類，難怪找不到。另外還有帕拉夜鷹 (PAURAUQUE) 正可解釋早上所看到的那隻夜鷹。而在保護區鳥類名錄中列出長嘴矢嘲鶉為常見，而褐矢嘲鶉則為罕見，因此先前所看到的應該是長嘴矢嘲鶉才對。在黑板上還列出綠色藍鶉 (GREEN JAY) 為常見鳥，心裡正在咕噥運氣這麼差，連常見鳥都沒看到，走出遊客中心，在雲間探出的陽光下，正是幾隻色彩繽紛的綠色藍鶉在樹間嬉戲呢。

沿著墨西哥邊境的公路上有好幾個野生動物保護區及州立公園，下午的行程首先前往造訪最接近的聖安那國家野生生物保護區，這個保護區是為了保存亞熱帶雨林所設立的，進入這個地區的時候空中正飄著細雨，雖然撐一把傘，衣服還不致於打濕，但是用起望遠鏡來就非常的不方便，因此賞鳥的興緻先就打了個大折扣。在管理站取了一份地圖及鳥類名錄之後，決定走一條最短的步道到一個水池去碰碰運氣。在絲絲細雨下鳥兒好像都去躲雨了，附近連一點動靜都沒有，就環境林相來說這個保護區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賞鳥地點，在步道的規劃方面也非常的清爽，只可惜我來的不是時候。走到水池邊時，空中仍是細雨綿綿，但眼前彷彿撥雲見日，成群的水鴨在池中嬉戲，包括小水鴨、藍翅鴨等五、六種，較淺的池岸還有高蹺鴉等岸鳥和綠裳鷺、三色鷺等。在此地繁殖的樹鴨，冬季散到別的地方去了，空留在池中幾個為樹鴨所築的人工巢。看到這麼多鳥，心情頓然開朗，雖然沒有稀有的鳥，但至少沒在這麼好的環境下損龜。在步道上觀看池中眾鴨的時候，旁邊一對老年遊客也停下來看了一下，那位女士好奇的問我這個池裡有多少種鴨，我回大約六種吧，她則說前一天他們在獵鷹水壩看到了比這裡還多的水鴨，只是他們不太懂鳥。反正獵鷹壩原本就包括在預計的行程中，聽他

們這麼形容，明天的行程應該是不錯了。

將池的一邊看得差不多了，轉往池子的另一邊看水草之間還有沒有藏著其他的水鳥。池子另一邊有一座專為賞鳥人設計的觀察亭，在這個亭子裡我得到在保護區中最大的收穫，離亭子不到十公尺的水中長了幾束約一公尺高的水生植物，一隻鷗鷖就在這片水草間鑽動，嬌小的體型立刻讓我想到在北美最小的鷗鷖：侏鷗鷖 (LEAST GREBE)，透過望遠鏡細辨牠身上每一根羽毛，確定是這種鳥沒錯，既使在南德州這種鳥也是不容易看到，運氣還真不錯，在亭子裡往四週觀察一圈又找到了第二隻侏鷗鷖，兩隻鳥在不同的地方覓食，一會兒游在一起，一會兒又分開，看著牠倆在水中活潑潑的樣子，也真讓人滿心欣喜。

安那保護區繞了一圈之後趁著日落前幾個小時，再趕到班森州立公園，這是早上那位先生建議的地點，來到公園時雨停了，但是一地面濕滑，空氣中一團濕氣，並不會讓人好過到那裡，一如前一個地點，鳥兒似乎都休息了，在步道盡頭，一水之隔可以遠眺墨西哥，一株枯樹上立著一隻猛禽，一層濛濛白霧中看不出任何特徵，也就放棄鑑別了。回程中遇到一位持長鏡頭的攝影人，寒暄兩句後，他問我有沒有看到鉤嘴鳶，這幾天不少人在這裡看到這種稀有的鳥，難道先前才看到的就是嗎

？沒把握機會想辦法看清，扼腕頓足、追悔莫及。在步道盡頭驚起了一對小灰頭稚冠雉，結束了這一天的賞鳥。

一月五日德州最後一天的賞鳥，一早起來看到的是微風細雨，恐怕情勢不妙，對於這一天的鳥況已不抱太大的希望，第一站到前兩天別人介紹的獵鷹水壩 (Falcon dam)，水壩橫跨美、墨兩國的邊界，為兩國合作建築，水壩上可通車，兩邊各有關卡，花了十幾分鐘走到壩中央往下張望，下游遠處水中有成群的水鴨，壩的上游鳥很少，只有一些環嘴鷗及魚鷹。遠處天空好像一群猛禽盤旋，仔細觀察之後都是黑美洲鷲，並沒有墨西哥特有的幾種熱帶猛禽。設法走到水壩的基處看清楚水鴨的種類，當我看清楚之後發覺都是尖尾鴨和葡萄胸鴨，又沒看到樹鴨，頗為失望。原本寄望在水壩附近可以看到兩種罕見的魚狗，可惜怎麼找都沒找到，心情一如灰暗的天色。離開水壩之後轉往附近的獵鷹州立公園，再試試運氣，鑽到灌叢中找了好久沒看到什麼鳥，倒是在露營區遊客所放置的飼鳥台上看到不少都市鳥：主紅雀、灰額主紅雀、家麻雀等。在一片汎水的烤肉區邊的灌叢間，一小群小型鳥上下跳躍，有一隻全身黃黃的鶯吸引我的注意，這隻不像我看過的任何鶯，實際上在德州度冬的鶯種類不多，很快就由羽色及冬季分佈地圖對出是一隻橙頂蟲森鶯

(orange-crowned warbler)，這一天的第一個新記錄，在離開這個公園之前在電線上看到一隻腹部紅色的鳥，定點捕食的行為像一隻鶯，圖鑑上對不出完全相同的鳥，這隻鳥和朱紅霸鶯 (vermilion flycatcher) 雄鳥很像，只是臉部不紅，經過文字的敘述之後，確認是一隻雄性幼鳥，能看到這裡的特色鳥還真不錯。

離開獵鷹公園之後，一路往北開回聖安東尼市就沒再經過任何公園或是野生生物區了，因此不再有賞鳥的機會，倒是在離開山區之前經過一個小鎮，看到一隻烏鴉般的鳥飛過，突然記起來在德州這一帶有機會看到白頸渡鴉 (CHIHUAHUA RAVEN)，立刻停車走到街道上等著，沒幾分鐘一隻從頭頂飛過，由牠那菱型的尾部看出是渡鴉沒錯，在這個地區的渡鴉只有這一種，因此也不必細辨隱藏著的白頸了，走回車上時心想如果牠能夠叫喊幾聲就更能確定了，才坐進車中就聽到一陣沙啞「啊—啊」嘶喊，這可滿意了，這是此行中最後加入的一個新記錄，也為這趟德州賞鳥活動劃下了一道休止符。

記埔里大馬璘文化遺址

烏蓋先

自從來到埔里之後，真的是喜歡上了這個山明水秀的山城。在福利社的窗外，每天都可以見到一隻黑枕藍鶺鴒在覓食，赤腰燕在司令台左側安家落戶，連上弟兄也常常撿到綠繡眼、白頭翁的雛鳥。到了夜間，領角鴉在醫護所前的大樹上呼朋引伴，夜鷹則在飛掠營區上空時發出脆異的叫聲；而路燈下，則可以撿拾碩大的獨角仙甲蟲，而盤古蟾蜍圍在路燈下，就如同開會一般。而埔里的清新，讓我在回到空氣品質惡劣、燥熱難挨的台北時，總要窒息上一段時間。

那天連上公差正忙著，我也正忙著將飲料放入冰箱，幾位弟兄在營外的菜園邊挖坑準備放置菜渣時，挖到了一塊石板，他們把石板敲成兩片移開後，才發現石板底下還有以四塊石板圍成的箱狀物，挖到這兒，長官覺得再挖下去似乎不妥，挖坑的弟兄們也覺得毛毛的，於是就擱在那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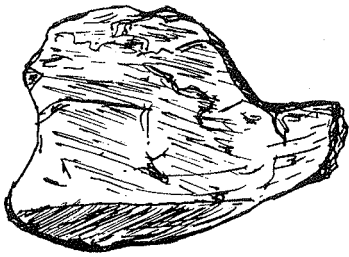
後來弟兄跟我聊起，我第一個直覺就是一這可不就是石棺嗎？難道這兒也有史前遺址？我先跑到營區大門口向菜園一張望，一片板岩擱在坑旁，而未完全挖出的另一半板岩則伴掩在泥土中，不過隱隱約約可以認得出它是人工產物，我用隨身攜帶的捲尺量了一下，整個石板棺長是一百七十公分，寬是四十六公分，以現今的標準來說，這個石棺未免太小了。

在會館的幫忙下，我連絡上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考古館的劉益昌先生，他告訴我，埔里的確有一處史前遺址，而且碰巧的是：在我休假當天，劉先生正好在我們營區附近做調查。於是，劉先生答應改天來我們營區看一看。

當劉先生光臨營區時，我大略了解了這處遺址的一些故事：埔里盆地原和台北盆地一般，都是一個大湖，後來經過盆地內溪流的沖蝕切割，湖水由一缺口向外流去，便形成了今日的埔里盆地。而史前先民以漁獵生活為主，多半傍水而居，是以營區所在的這塊台地正好是當時人們最佳的居所，於是，一個小型部落在此成形。

根據碳十四的測定，這個「大馬璘」文化距今約一千七百年至二千四百年，其遺址分佈主要是從埔里高中到醒靈寺附近，其中讓我覺得和一般墓葬不同的是，這個文化遺址的墓葬方式是將石板緊貼死者，使得石板棺看來顯得小了許多，是因為此地石板材料取得不易，或是該種族習性始然，便是考古學家值得探究的問題了。

劉先生離去之後，我們弟兄口語相聞之中，又有人提出在出其他公差時挖到石板棺的事，而營區內一座以石板砌成的魚池，實在讓我直覺這些石板也許就是在當初營舍初建時以挖出的石板做材料砌成的。而附近居民也有在建新房挖到石棺墓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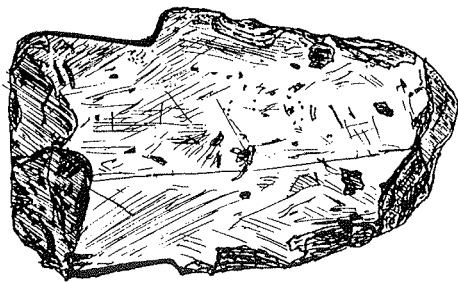


少許石器的情形。只是在埔里地價節節上升的情形下，這塊遺址又不知能保持現狀多久。若不是一次無意的公差，我那能又學到一項珍貴的知識？

台北盆地有不少文化遺址，年代上也許不盡相同，但是每個遺址都曾造成人們的注目，圓山文化、芝山岩文化、十三行遺址、大坌坑遺址，都曾經被新聞媒體報導過，也曾經是有人心士大聲疾呼下亟欲搶救的重要遺址。有些遺址已然湮沒在都市現代化的水泥、柏油之下，有些遺址經過搶救之下尚能獲得保存。這些天休假回家，翻看舊報紙才知道這兩個月來，有關台灣各地史前文化遺址的報導相當多。但是很遺憾的是，這些遺址現今不是被一些工程所破壞，便是湮沒在荒間蔓草之中。例如苗栗鯉魚潭水庫所在地的伯公隴等遺址的事件也再度暴露國內重大工程並未做好工程所在地的詳細調查及古蹟維護，致使許多生態或古蹟在已遭受浩劫後仍尚未為人知曉，而等到發現或草草搶救了事，或謀求補救而於事無補的情形一再發生。如今台北市內各種重大工程正在進行中，會不會在無意間又挖掉了不少重要的文化遺物呢？在國內重大工程碰上這類事件，甚或是和生態保育相抵觸時，我們是不是該修正一些可以更改的「計劃」呢？建設是必須的，然而無價的文化資產是價值或許百萬的「工程計劃」所無法比擬的。若

是我們能再多花「一點點」錢，重新規劃，讓這些寶貴的文化資產也融為建設的一部份，不但保存了這些珍貴的文化遺址，也能多增加一項觀光資源。當然，我更希望，在我們的通才教育中，能夠多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如何認識身邊的事物，如何觀察、判斷……，直到我們能一方面發展我們的經濟奇蹟，一方面也能關心我們的文化及自然資產。不要成為了貪婪世界中的「經濟白癡」。

（後記：在寫完這篇稿之後，在營區內檢拾到一片類似矛頭之石器，可惜已殘缺，但從表面一些磨製的人工痕跡來看，很容易可以辨認出這個出自早期人類手工的器具；另外又有一片如刀的石片，也略有人工痕跡，在接觸台灣史前文化遺址之後，能夠親手接觸到只能在書中、博物館才能見到的歷史遺物，其中欣然喜悅久久不能自己。俯拾萬物，都有一串串的故事，只是我們不曾發現，也許那天停下腳步，你可能會發現，你每次賞鳥時踩過的一塊石頭，原來還有過一段久遠的歷史哪！）一九九二年七月四日於埔里



說野鳥

李繼壬

說野鳥、道野鳥，
野鳥好處真不少，
且聽俺李老鳥——
向您說根苗，
牠對人類太重要，
生態環保寒暑表，
環保不好鳥會少，
生態不好鳥沒了，
明日人類更糟糕呀，
更糟糕！

× × ×
說野鳥、道野鳥，
野鳥真是一瑰寶，
山鳥水鳥一樣好，
活潑可愛沒煩惱，
有紅有綠天生造，
也有花衫和素袍，
其它顏色也都有，
上帝造鳥真奇妙呀，
真奇妙！

× × ×
說野鳥、道野鳥，
野鳥真是不得了，
空中牠會飛，
地上牠會跑，
水上牠會游，
飛上枝頭牠會跳，
唱起歌來真美妙，
自由自在樂逍遙呀，
樂逍遙！

說野鳥、道野鳥，
野鳥真是不得了，
各地鳥會繼成立，
台北當然是最先跑，
新竹、南投、宜蘭……
繼跟進，
賞鳥人士有福了，
鳥迷便是笑彎了腰，
正當休閒好去處，
應多提倡和宣導，
賞鳥才會現人潮，
其他縣市——
也應多輔導，
快把鳥會成立了，
生活品質更提高呀，
更提高！

× × ×
說野鳥、道野鳥，
野鳥真是不得了，
鳥會義工那麼多，
會員人數更不少，
沒有一人把薪要，
甘心情願盡義務，
會費自是按年繳，
有時還會樂捐掏腰包，
這種精神真偉大，
造福人群功德高，
諾貝爾——
犧牲、服務、奉獻獎呀，
明年準有您和我——

跑不掉呀，

跑不掉！

x x x

說野鳥、道野鳥，

野鳥好處真不少，

有朝一日你迷上了，

不吃、不喝、不睡——

也不會有煩惱，

因為你的心——

早已隨野鳥飛去了，

忘我境界自然高，

即使幻遊在——

「鳥花源記」的神話裡，

也同樣會樂陶陶，

自我陶醉一下也蠻好，

憂愁和煩惱——

同樣會往腦後拋，

野鳥呀野鳥，

好的功勞可真不小呀，

真不小！

x x x

說野鳥、道野鳥，

野鳥真是不得了，

保護要立法，

細則要記牢，

實踐當然更重要，

野鳥保護區——

應該設法多爭取，

首期以——

關渡、華江為最好，

拜託首長大人——

多開恩，

快快核准——

把野鳥公園造，

賞鳥圍牆——

當然也不可少，

這種理想不算高，

還望最近能實現了，

大家才會哈哈笑呀，

哈——哈——笑！

+



寫在「野鳥之音」出版之前

劉義驊

在諸方祈盼下，國內首張CD唱片日內即將問世、為了製造這張夠水準的鳥音，我們投下了極大的心力及財力。由野外錄音，我們即以新進的DAT錄音機做野外原音數位錄音。此舉在野生動物聲音收集先進之歐美亦是起步階段而已，然而我們已可將之製成CD唱片及錄音帶，可見國內在鳥音收集之領域已不是完完全全的落後。等您親自聆聽CD或錄音帶時，您才會體會「不是不能而是不為也」。因為事實上，我們已能推出一張與歐美並駕齊驅的鳥音收集品。

為了求得更完美，在母帶的製作上，我們寄到英國大英圖書館國立野生動物聲音中心委託製作，以他們對鳥音的專業知識製出一令人滿意的母帶再送回國內拷貝錄製。雖然費時花錢，但我們認為為求得最佳的聽覺享受，絕對值得。因為國內瞭解鳥音錄製的專業人員實在少之又少。事實上，在英國收到該錄音時，非常驚訝，竟然除了英國外，在遠方的台灣也能錄製到如此優美的收集。

當您得到這張CD或錄音帶時，不妨考驗您鳥音功力。該鳥音共收集了十六種台灣特有種及特有亞種。如果您在不看目錄的情形下，聽完一遍，而能辨識出全部時，國內鳥音第一把交椅非您莫屬。如能聽出十三種以上者，您已是頂尖高手，足以開課授徒，自立門戶，赫赫一代宗師（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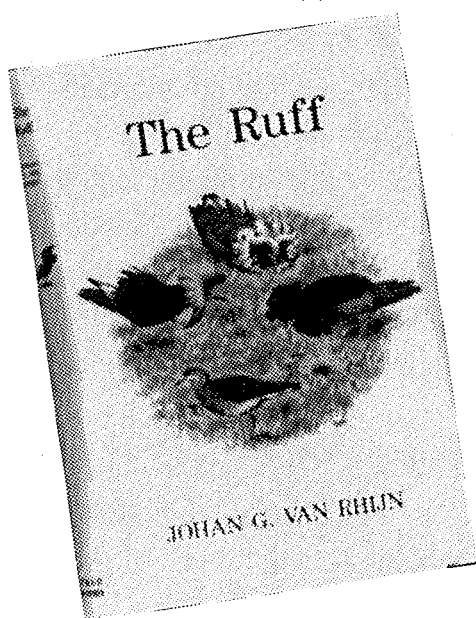
們已對國內鳥類數一數二的高手試以毛片，在略經提示下認知十三種）。如果您認知十種以上，已是高手一位，足以帶隊賞鳥，山鳥已沒人難得倒您了一不用說，您更是一位傑出的解說員。六種以上，最少您鳥音功力已經及格，是可造之才，明日之星非您莫屬。萬一您只知道三種，別灰心，至少您已入門。假使您一種都不認得，別灰心，一片大好天空就等著任您飛翔一只怕沒時間、沒耐心，不怕沒得學！

CD是數位再生，而錄音帶是類比再生，故而在品質的比較上，CD幾乎可以達到原音再現。假如您對音質很苛求的話，那CD唱片就是您最佳的選擇，它有很寬廣的頻率響應，可讓您從黃胸青鵲細而高的頻率中享受到原音的滋味，再配以立體錄音，您可體會森林中獨自靜坐，而黃胸青鵲就面著您唱的情景。也唯有今日的科技，才能將此天籟錄下。如果您仔細品味鳳頭蒼鷹，雖然只是簡單的叫聲，但那是公鳥與母鳥專心築巢、預備繁殖工作而發出的聲音。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竟然都要遭人類的摧殘，要讓下一代成長是多難的一件事。這一切的一切，等您有了CD唱片或錄音帶時，您再深入體會吧。當然您一定要先有CD唱片或錄音帶，如果您還沒有，請趕快與您的鳥會聯繫！

✦

群居性涉禽之個別性 流蘇鵲：

方偉宏／輯



THE RUFF : INDIVIDUALITY IN A
GREGARIOUS WADER

作者：Johan G. van Rhijn,

圖：Ian Willis.

出版者：T.&A.D. Poyser, London

, 1991, 209頁, 15頁黑白圖

11幅線描圖, 24張表, 英磅

\$18.50, 美金\$39.95

在引言中，作者陳述了這本書的目的
並不是作為討論流蘇鵲

(*Philomachus pugnax*) 的參考手冊，而是探討流蘇鵲在行為方面的兩性異型功能與演化。有些讀者可能對於像是單一鳥種全面討論的書名，卻只偏重某一方面的探討感到失望，然而作者個人偏重這個鳥種的部分觀點，由他努力的成果應該可以得到充分的諒解。作者對於爭議的主題及討論的敘述十分流暢，文中不時作出總結亦有助於觀念的組合，同時有助於參考資料的找尋。從書中可以看出作者對於這個主題所抱的熱情十分明顯，正文一開始就先描述了求偶群以及求偶群的行為，同時還討論了在求偶群中不同階層雄鳥的態度。

擁地自雄的雄鳥（居留者）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自己的領域裡，而週遊的雄鳥則留在求偶群中，他們之間繁殖的成功率是一樣的。作者從未觀察到週遊的雄鳥在

求偶群中交配的行為，縱然在雌鳥出現的時候牠們要比居留或週遊的雄鳥所花的時間還多。雄鳥可能會尾隨雌鳥離開求偶表演的場地，然而牠們不太可能在求偶場以外的地方進行交配。

有時候雄鳥會抵禦掠食者以保護巢，但是所有的交配活動都侷限於求偶群間進行，這與過去有些作者的觀點不同。

對於雄鳥之間羽色的差異，作者做了有趣而深入的討論，證據顯示羽色有地理上的差異，從西南往東北白色羽雄鳥的數量漸增。流蘇鵲與鵲科近親的差異，除了雄鳥羽色多型的特色之外，雄鳥體型比雌鳥大在鵲科中也是頗不尋常，在交配後雄鳥並不負任何育雛的責任，還有一項特點是雄鳥一年換羽三次。

毫無疑問的流蘇鵲是一種迷人的鳥，而這本書也是一本迷人的書。可讀性很高充滿了有趣的意見及觀點。但是對於書中照片的印製水準令人失望，不如Poyser以前的出版品。描繪的部分比照片好，然而以Poyser的平均水準而言還是不及。雖然有這麼些出版上的瑕疵，任何對於岸鳥有興趣的人還是應該擁有這麼一本書。

(原評：W.G.Hale ,British Bird ,1991
十二月號)

譯註

流蘇鵲在台灣屬於稀有的冬候鳥及過境鳥，賞鳥多年來我自己也只在蘭陽溪口看過一次雌鳥，不過令我最為印象深刻的是台北市野鳥學會的賞鳥專線設立没多久，在專線中有一則消息：五股的鐵塔下出現一隻接近夏羽的流蘇鵲雄鳥，非常的漂亮。為了要鑑別這種鵲科岸鳥，在去之前還特別將手頭僅有的幾份資料好好預習一番；興高彩烈的跑去，結果只看到一群鷹斑鵲及尖尾鵲，那隻流蘇鵲可能繼續北飛了，失望之餘有關流蘇鵲的一些背景可都記得牢牢的了。

亞洲的流蘇鵲在西伯利亞極北的地區繁殖，因此想要看到牠們繁殖行為大概是沒什麼希望，然而牠們有趣的繁殖行為異於其它的鵲科鳥類，特別引人注意。下一次如果那裡傳來流蘇鵲過境的消息，在出發賞鳥之前，這本書可以讓您對這種鳥有更為深入的認識。

✦

風鳥皮諾查(四)

劉克襄

第四章 閉眼飛行的留鳥

依然是星光燦爛的午夜。跟昨晚一樣，沙地帶著秋天的寒意，還有點鹹溼，躺在那兒不會舒服的。

皮諾查的確是因有點難受才醒來。這回他清楚知道發生過何事，繼續裝成暈睡的模樣，偷偷地斜望著沙丘上的另一隻環頸鴒一跛腳。連續好幾件事，使他腦海裡充滿一團疑惑。是跛腳從沙堆裡救出自己？當初既然急於迴避，為何反過來救我？跛腳到田野裡幹什麼？他的飛行技術從何學來？還有，他為何還站在沙丘上不棄我而去？這一連串問題，都讓皮諾查百思不解。

跛腳以單腳佇立的姿勢，寂然不動地打著盹。

單腳佇立是鴒科水鳥最喜歡的休憩方法，環頸鴒更常有這種動作。累了再換另一隻腳，減少體溫自腳掌散失。星光照耀下，相對於沙丘的龐大，跛腳的立姿呈現優雅的和諧與穩定，像一棵遠方地平線上的蓊鬱小樹，一直堅定而穩當的挺立著，似乎天生就合該在那兒。

「多麼美的姿勢啊！」皮諾查讚歎著，這是只有環頸鴒圓滾的身子與細瘦的短腳才能展現的。

跛腳不僅選擇一個最高的鳥瞰位置休息，似乎也預估過各種突發狀況，把自我

當成誘引的靶心。為什麼呢？皮諾查想來想去，只找到一個理由，就是為了自己。因為皮諾查橫躺的地方，是塊一覽無遺的低地。從小到大，第一次這樣被保護著，他覺得甚為尷尬，急忙伸翅起身，卻忘掉左肩的傷痛，剛才的飛撞更讓傷處加劇。甫站起身，隨即搖晃倒地。勉強再小心爬起，站穩。跛腳迅速飛到他跟前。除了右腳始終縮於肚腹，跛腳外表看來和正常的環頸鴒完全沒有兩樣。身材雖稍為瘦長些，反之，也挺得更直一點。星光照射不甚明亮，仍可約略看出，羽色較暗褐，嘴喙磨損甚多，眼神無炯亮的神采，年紀顯然不小。

跛腳也在細細瞧著他，默默端視一會兒，未開口，隨即轉身走上沙丘去；然後再停下腳步，回頭看皮諾查。皮諾查一拐一拐地跟過去。他又往前行，再回頭望。

這是一種友誼的訊號，表示接受對方。於是，他們前後相伴，走回低窪地，走回水鳥群中休息。水鳥們仍在酣睡。

皮諾查知道，自己交到一位新朋友。

清晨，他們沿著退潮的沙灘一起採食。不過，這場早餐，皮諾查吃得並不好受。跛腳的採食方法非常特別而笨拙，由於不良於行，無法像正常的環頸鴒一樣，迅速地奔逐沙灘，追捕移動靈巧的幽靈蟹。他的採食反而像一隻岩鷺，選擇好地點後，靜靜地站著守候。獵物冒出洞口時，立

即伸出嘴喙，像抽出一把利劍般，迅速地刺中敵人。皮諾查剛開始有點好奇，為表示友好，特別學習一陣，結果什麼都未捕到。

這是皮諾查耗時最長的早餐。

吃飽後，他們背對著沙地，望向寧靜的大海。礁湖上也蹲站著一群吃飽食物，懶洋洋休息的水鳥與海鷗。

皮諾查從旁確定跛腳是「留鳥」後，小心而委婉地提出昨晚的幾個疑問：「田野沒有風沙，在那裡休息應該很不錯吧？」

跛腳一聽不禁莞爾。他清楚皮諾查的意圖，一口氣就全盤托出原委：「秋天以後，海邊食物較少，我的採食能力較差，只好到田野。那塊小淺灘的食物相當豐富，起風的日子去，比較安全。」

皮諾查未料到跛腳的回答如此乾脆。呆愣好一陣，隨即不再有所顧忌，遂投入直接的探詢：「可是你怎麼敢進入林子？你知道我們是不能夠在沙地與泥沼以外的地方生活。」

「你的『不能夠』，是不准，還是無法？」

皮諾查想了一陣，遲疑的說：「應該都有吧！」

跛腳未再吭聲，仔細地打量著皮諾查。

皮諾查一臉茫然。

跛腳無奈地歎口氣說：「現在說這個問題還太早，等你待久一些，才能體會。反正我不想餓死。對了，你的飛行速度很快，如果不是風沙，昨晚差點被你追上。」

跛腳把話題岔開。

「你呢？你的飛行技巧更高明，能輕易避開沙丘！」

皮諾查對這個問題顯現出更大的興趣。

「我幾乎是閉著眼飛的。」

「閉著眼？」皮諾查大吃一驚，從未聽說環頸鴿能閉眼飛行。難怪先前追逐時，總覺得跛腳的飛行，有固定航線。

「對，我將這裡的地形都熟背，遇到風沙大時，閉上眼才能安然逆風飛行。假如你在這兒住久，也會學得這種本領。」跛腳說起這個事時，語氣顯得十分稀鬆平常。

「其他留鳥也會嗎？」

「你未免高估我們。」

「我想也是。」皮諾查似乎稍鬆了一口氣。

「我救過你兩次！」

「兩次？那隻野貓？」皮諾查先是錯愕，終於想起昨夜的事。

「對，是我引開他的。你知道我為何要救你？」

皮諾查搖頭。

「你可能不知道，我一直尾隨你。那天，看到你在風沙中掙扎，我十分感動。很少環頸鴿能通過這樣嚴酷的考驗。昨晚，你再從沙丘掉下來，確定是你後，我開始產生好奇。」

皮諾查暗自慶幸，自己顯然遇到一隻不平凡的留鳥，從他身上應可探聽出許多事情。

「你從哪裡來？」跛腳又問。

經過跛腳的引介，他接觸許多留鳥，問題是他對外界極容易產生一種本能的陌生與疑懼，不肯主動跟其他鳥深交，每天只會跟著出去採食，一同回低窪地休息。皮諾查特別喜歡冷冷地觀察他們，「留鳥」看來跟「候鳥」完全沒有兩樣，飛行與採食技巧均不遜於候鳥。除了有點蹩腳的地方口音，眼光看來較無知外，若不是他們親口說出身分，從外表根本看不出差別。

跛腳仍常去田野採食，皮諾查未再跟隨，只把它當成一種獨特的飲食習慣。

近日來大沙地的變化，又吸引了他全副心神。這裡不僅是留鳥的採食區域，更是候鳥過境的驛站。皮諾查算是較早到來的候鳥。不到一個星期，各類的候鳥逐一出現。每次退潮，礁湖的岩礁與石礫都站滿水鳥，像個擁擠的市集。漲潮時，低窪地更擠得水泄不通。暴風過境後的早晨，

他常在海邊或沙丘上看到遷徙失敗而橫陳異鄉的鳥屍。然而，他仍未找到一道前來的同伴，倒是遇見一群後來遷徙的同鄉，他們繼續南下，尋找更適合的度冬地點。

跛腳並不認識黑形。當皮諾查說出任務時，跛腳只是搖頭歎息，喃喃自語：「又來了。」

不過，他還是熱心地提供意見。

前幾天，還引領皮諾查沿河上溯，從事探查的工作。他們前往一處兩河交會處的紅樹林沼澤區，非常熱鬧，水鳥種類比大沙地還多，還有複雜的陸鳥。那兒只有少數環頸鵒棲息，因為整個開闊地蘊藏的食物並不適合環頸鵒的口味。皮諾查探詢一些情況，知道再上溯還有一處雁鴨集聚度冬的河域。於是，又不辭艱辛，花掉一個下午的時間趕到那兒。時節還未入寒，雁鴨們也未抵臨，水鳥們只有十來隻。退潮後，整個河面一片廣闊、荒蕪的泥沼，情境荒涼而單調。唯一的收穫是，他打聽到黑形的下落：有一隻環頸鵒聽過別的鳥類提及他的名字，雖不知他確切的位置，但足以證明他仍滯留島上。

黑形會隱匿哪個地點呢？這幾年為何沒有其他環頸鵒見過他？

眼看著許多環頸鵒與水鳥繼續南下，皮諾查心焦如焚；沿河上溯的結果，他急著到南方尋找更多的線索。從一些環頸鵒口中，他驚訝地獲知，古力也已去了南方

，正積極的在尋找黑形，同時，四處打探他的消息。跛腳殷勤地勸他留下來，希望他多住一段時日，瞭解大沙地的環境再啓程。

皮諾查並不反對跛腳的建議。可是，聽到古力的消息，他愈發著急。這次任務無形中已變成他們較勁的方式。古力是另一批搜索隊的先鋒。尋找黑形絕對是環頸鵒族群的歷史大事，誰能先找到他，顯然就是候鳥們的新英雄。誰不想當英雄呢？

十月後，大沙地上遷徙的候鳥顯著減少，又暫時恢復中秋前的情況，只剩少數想留下來度冬的水鳥與岩鷺們。海邊生物不容易捕捉了，水鳥們常要耗費比過去一倍以上的時間，去那兒尋找、翻啄。

皮諾查終於感到不耐，想到古力已在南方，而自己卻癡呆般地，滯留在這個荒蕪地區，每天疲於尋找食物，不然就是面對四處翻滾的風沙，好像沒有什麼新鮮事物。他也不屑於去田野的小淺灘找食物，因為只要是正常的環頸鵒，而且是候鳥，就要保持這種尊嚴。再不南下可就來不及了，他決定去向跛腳告別。

「每年這時你都會在這兒過冬？」

「原則上如此。」跛腳回答時洋溢著滿足的表情。

「南方食物較多，為何待在這個貧瘠的地方？」

「我習慣沙丘，南方沒有。」

「就這麼一個理由？」

跛腳沒有回答。

「這算什麼理由呢？」除了生存與遷徙的準則外，皮諾查無法認同，全然不瞭解這種奇怪的心情。他直覺，這種心情，其實是另一種生命的變相墮落與慢性傷害。他的語氣裡面，充滿輕蔑之意。

跛腳有些不悅，迸出帶著說教的話：「生存的意義在這裡會更加突顯。」「這是不是你的『留鳥』生活原則？」皮諾查繼續以半開玩笑的嘲諷語氣反問。

「候鳥也是這樣。」跛腳的口吻更加嚴肅起來：「我看多了，每一隻環頸鴿都是。」

跛腳的話對皮諾查而言，越來越玄奧。他不知怎樣銜接、應答才好。要提及離去一事，更不知如何開口。

「你是不是想離開？」跛腳好像已猜透他的心事。

皮諾查有點支吾其辭：「我想到南方走一走。」

「你打算走哪一條線？」跛腳顯然並未生氣。

不是都沿著海岸線南下嗎？皮諾查頗為納悶。

「我建議你走山線。」

「山線！」皮諾查露出吃驚的神情：

「你是說一飛越內陸的山脈南下？」跛腳點頭。

「可是，環頸鴿從不這樣做的？」

「你是不是想找到黑形？我聽你前前後後的敘述，像黑形這樣奇特的鳥，若按你以前認知的方式與環境去找，一定沒有結果。」

皮諾查沉默不語。

長老群不僅沒有指示過可以前往山區，這也違犯環頸鴿部族的規範；何況那是相當高聳的山脈。

跛腳沒有繼續遊說或任何勸阻之意，轉而換個口氣道：「歡迎你再回來。春天這兒的食物較肥美，也是回北方的最佳地點。西南風最旺、最順。」

皮諾查連連點頭，隨即拍翅升高，將大沙地留在下方，而跛腳仰望的身影，也漸漸渺小、消失。

（待續）✦

中華鳥會

陳葉旺

- 一、配合太平洋Sogo百貨公司7/11~7/17我愛動物週之全省鳥口普查計畫經費籌措義賣活動已圓滿結束，雖然義賣期間所籌措到之總金額只達預期之五分之一，但仍有將近十一萬元之多！我們會於鳥口普查計畫開始前，另尋經費來源，也希望各位鳥友協助推介對本土生態保育有心之民間企業給鳥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台灣的環境仍有最後一線希望！感謝此次義賣期間給予協助的諸位鳥友：呂嬌蓮、施淑美、許淑娟、周麗炤、周綠艾、張佩娟、陳世昌、劉雅玲、麥嬌寶、梁秋月，以及諸位專職人員：林芳如、林文宏、莊永泓、陳明發等。
- 二、本會近日新出版了一套台灣野鳥卡片，由鳥友陳一銘提供其精心繪製之圖片，共有：白耳畫眉、紅尾伯勞、紅山椒、小彎嘴畫眉、竹雞、尖尾文鳥等六種。陳一銘先生之畫作散見於小牛頓、綠園藝雜誌等處，為一不可多得之新生代鳥畫家，其水準已可媲美歐美日之成名畫家，敬請鳥友們多給予其鼓勵與支持！

會員統計：至81年07月22日止，本會共有會員1029人。其中，台北市野鳥學會806人，南投縣野鳥學會69人，新竹市野鳥學會154人。

本月壽星

謝孝同	林磊	李素瑛	謝麗慧	許重洲	郭香吟	胡曾德	林美慧
江德龍	張鴻仲	黃瑞芬	侯靜蓉	吳煥格	簡金勝	駱良基	范素禎
蔡淑雲	蘇成隆	劉小如	林昭妃	陳東陞	劉美枝	趙榮台	張銘
江璧君	陳秀珠	鄭榮仁	袁永彥	劉秋澄	葉秉洪	祁偉廉	姚桂月
呂苑萍	馬瑞	沈伯倫	林盈州	廖娟靖	丁嘉仁	蔡航椰	陳有奇
張秋香	陳一銘	粟爵斌	葉佐燁	殷菲菲	王清杉	白敏瑩	吳明宗
杜昌隆	陳柏匡	林吟	康裴文	簡讚慶	梁明煌	黃大原	林忠富
林宗以	劉煥齊	何一成	呂錦淑	陳慶寧	蕭慶亮	王志堅	徐瑋慧
李振輝	劉文功	蔡錦福	趙春梅	洪桂杏	黃秀玉	郭美慧	劉雅玲
石孟芬	蕭木吉	何華仁	林國棟	蘇美智	張文瓊		

歡迎新伙伴

胡浩林 I1020 宅:02-9236411
永和中正路583號7樓

李慧音 GA146 宅:02-3681199
台北市金門街34巷4-1號5樓

方惠鈴 DB017 公:02-5969350
台北市承德路3段94號3樓

陳東陞 KA285 宅:02-8218667
台北市懷德街98巷18號3樓

陳清霜 KA287 宅:02-2869150
台北縣三重市三和路4段167巷112號3樓

李麗鳳 GA144 宅:02-8960251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陽明醫學院遺傳所

羅淑瑋 SB023 宅:02-7330235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18巷2弄20號3樓

黃理榮 KB140 宅:035-945560
新竹市科學園區園區3路121號(電子光東部)

陳怡芬 KA286 宅:02-7772616
台北市復興南路1段79巷37號3樓

李春梅 GA139 宅:035-952419
新竹縣竹東鎮商華里公園路7巷2弄14號

李進隆 GA147 宅:02-9820718
台北縣三重市富福街46號

鍾純美 TA015 宅:035-923582
新竹縣芎林鄉文林村5鄰181號

吳水田 HD090 宅:02-3031316
台北市萬華區寶興街210巷50號

韓偉國 QE004 宅:035-225507
新竹市西大路215號5樓

蔡碧真 PA064 宅:02-2056872
台北縣新莊市後港一路92號4樓

繫放中心

莊永泓

- 一、這一季異地回收有兩隻，一隻是台中大肚溪口抓到的反嘴鷸，由澳洲放出來的，第二隻是從台北放出去，在上海回收的蒙古鵒。

二、炮網使用的前置作業，在省訓團受訓期間，已和所有有關單位溝通，原則上已無問題，目前待合格証核發下來，即可開始行文辦理，測試作業預計在秋冬季。正式作業在明年初。

猛禽中心

林文宏

- 一、「台灣地區猛禽調查」八十年度的報告草稿已完成，已於六月十九日於農委會完成成果報告。
- 二、「台灣地區猛禽調查」81年度的調查已接近完成，本年度的調查以候鳥為主。
- 三、「觀音山猛禽調查」已接近完成，本年調查成果豐碩，共有近一萬隻鳥。本調查由台北市野鳥學會支持經費，報告預計於八月份完稿。
- 四、82年度擬向農委會提出「林鵰之生態研究—分布與棲地調查」以作為保育林鵰之基礎。
- 五、經與理事長磋商後，擬出版一本「台灣猛禽手冊」內容含基本資料與圖鑑以供鳥友野外使用。全部工作預定於年底完成。

南投縣野鳥學會

劉文功

本會歷次舉辦各類型活動，承蒙各位鼎力配合，不勝感激！榮幸之至！各鳥友的參與態度熱忱，已獲致農委會極大之肯定，因之奉命繼續籌辦82年「候鳥季」全民賞鳥活動。故於平常舉辦之例行活動，敬請各鳥友同好踴躍參加！以備屆時有更充實的「鳥功」，給予關愛「野鳥資訊」的朋友提供更多的服務！期盼燃燒起更強烈的愛鳥心情！

新竹市野鳥學會

黃麟鵬

- 一、為因應未來鳥會能更興隆與健全發展，在鳥會成立兩週年的時刻，將會館遷移至靠近學校的光復路上，雖然位於四樓的一個小房間，但卻擁有許多的優點。1. 交通方便，就在交流道旁且附近有公車站牌。2. 近學校，旁邊有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學生只要過馬路就到會館了。3. 獨立門戶，不會干擾到他人的生活（但太離譜的話會干擾到鄰居的安寧）。4. 室內寬敞，可容納60~70位鳥友進行幻燈片欣賞。5. 室溫與通風良好（有熱心鳥友捐贈的空調系統）。6. 完整的規劃，可一目了然目前活動狀況。7. 您來了就會發現。

- 二、這次會館的搬遷，全賴鳥友的幫忙。無論在打包作業、搬運過程或環境整理都盡心盡力，才得以使會館的搬遷工作順利完成，在此向周吉人、郭承裕、柳瑞昭、魏美莉及其他參與的熱心鳥友致上最高的敬意。
- 三、在新會館遷移的同時，有多位關心生態保育的人士，特捐贈鳥會許多的設備以供推廣會務之用；有捐辦公桌、書櫃以供文書辦公及書籍存放；有捐折疊鐵椅可供會議時有舒適的位子開會、聽演講；有捐電風扇、熱飲機可供驅熱、解渴；有捐佈告欄、冷氣機以供張貼海報及舒適的大環境（千萬不可打瞌睡，否則愧對捐贈者）；有捐傳真卡、吸塵器以供傳遞資訊、清潔會館之用；有捐高級幻燈機，使鳥友們有高品質的幻燈片欣賞；有捐傳真機以增加資訊傳達效率。當然還有捐款的鳥友，使鳥會有經費從事推廣活動，麟鵬謹代表鳥會，向這些以精神更以物資贊助鳥會的人士，表達感謝之意。除此，更希望在未來能繼續支持鳥會從事野鳥的生態保育工作。
- 四、懸宕已久的行政組組長一職，業已獲得解決，這次特別聘請對規劃有獨到見解的魏美莉小姐擔任。魏小姐乃創會元老，對鳥會內部行政運作相當了解，加上魏小姐執事認真，我想對此行政組長的職責必然愉快勝任，並將鳥會行政業務導入正軌，使鳥會蓬勃發展、再創新機。
- 五、本年度年會已於七月五日假清華大學工程一館視聽教室舉行，此次會議地點承蒙李雄略教授幫忙，使年會得以在舒適的環境中順利完成，在此特別感謝李教授的協助與清華大學所提供的場所。
- 本次年會會務報告時各組提出新的工作計劃外，在討論議題時順利地通過各項議題，其中有一項章程修改案最為重要，該項提案的通過將賦予鳥會嶄新的歷程，本會之名稱改為「新竹市野鳥學會」，對本鳥會之重要性非三言兩語所能形容，對於該修正章程的擬稿人葉天昱先生，本人致以最高之謝意，並希望葉先生能以其對法律的專業知識，經常地提供給鳥會或鳥友們。

特別通告

林宗以\新竹報導

各位鳥友我想各位都吃過豬肉吧！但是看過豬散步的我想不多吧！而牛奶大家應該都喝過，看過牛的我很多，BUT！看過牛骨頭恐怕就少了吧！

而這些在咱們會館是輕而易見的啦！當然囉！鳥會嘛！鳥是少不了的啦！站在窗旁一看，不管咱新竹土生土長的或是遠從泰國來的八哥都盡收眼底……。從六月底搬來至

今（七月七日）已有十五科二十二種的記錄了，未來是不可限量！在這兒若看不過癮，沒關係，從這兒走個幾步路就是清華園及光明新村，不管您是要看鳥或欣賞人類是應有盡有，包君滿意！所以啦！沒來過會館的（喂！是光復路二段246號四樓之一，不是經國路二段哦！可見貴官已太太太久沒來鳥會啦！）趕快來！來過而沒看見的那您就就就……

七月十三日會館鳥類觀察記錄：

0840～0855

白頭翁亞成鳥約十隻，已會飛行但技巧不好，飛的有夠難看，有的白色耳羽已長出，而白頭特徵均未出現，看來是先有白耳才有白頭，未見親鳥餵食，均已獨力覓食，食餌有果實、蟲蟲，通常三至四隻在一起覓食和玩耍。

麻雀三、五成群到處遊玩覓食

夜鷺一隻飛起又飛落

瞄到一隻小白鷺

眼前飛過一隻泰國的八哥

1620～1635

白頭、麻雀依舊多

木麻黃枝頭喜鵲蹲，仔細一看原來是隻半生不熟的，尾巴短短的，頭上的毛既不黑又不亮，樣子一愣一愣的

金背、紅鳩分站兩樹頭

烏秋夫婦趕來撮一腳

台灣八哥叫不停

泰國來的乾瞪眼

新竹野鳥學會七月份捐贈芳名錄

新竹野鳥學會從七月初遷進新會館以來，就受到許多仁人志士及新舊鳥友的不斷捐輸，其熱心的程度，看在眼裡，不知說些什麼，只能暗自慶興，鳥兒們不是正需要多一些這種人嗎？

蔡紹禧 先生……………壹萬元

李榮勝 先生……………折疊鐵椅 50 張

許武勝 先生	書櫃 3 座，辦公桌 2 座
林文琴 女士	傳真機一台
陳慎哲 先生	傳真卡一片，吸塵器一台，12,000 元
任台英 女士	佈告欄二座，冷氣機一台
宛其企業(蔡永珍先生)	5,000 元
鄭世雄 先生	131 元
徐俊德 先生	500 元
梁可蘭 阿姨	會館照明燈具
郭承裕 先生	6,600 元
黃麟鵬 先生	2,400 元
林正中 先生	6,600 元
羅宏仁 先生	1,800 元
李雄略 先生	2,400 元
湯允嫻 小姐	3,000 元

台北市野鳥學會

總幹事

曾美麗

- 一、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於七月一日假立法院舉行「南橫高速公路規劃設計及對生態保育影響」之公聽會。本會事前除了不斷聯繫郁慕明、陳水扁、丁守中、謝長廷等關心生態環保的立委及台大李玲玲、王鑫教授等專家學者出席公聽會外，並編印「今日道路、明日災難—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的夢魘」精美摺頁，於公聽會現場發送。這次公聽會大多數與會人士均贊同台東地區需要一條便捷的交通道路，但更肯定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的重要性及生態保育的國際潮流趨勢。農委會對於本會致力保護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的行動，深表贊許。
- 二、隨第三期冠羽通訊寄上「保育類野生動物非法販賣調查表」及「保育違規事項檢舉報告表」各乙份，希望各位鳥友今後無論是到野外賞鳥發現有人獵捕虐待野生動物，或街頭鳥獸店、攤販非法販賣保育類動物等事件，均詳細填寫表格送到鳥會，我們將儘快與政府有關單位聯繫處理之。保育工作人人能做，也樂於參與，是不？共勉之！

三、本會曾多次協助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舉辦活動，該會七月十四日於警察局大禮堂表揚典禮中，特頒贈優秀義工獎予本會。

四、黑面琵鷺經農委會公告為保育類鳥類後，台南縣政府及七股鄉反應激烈，於媒體上對鳥會作不實的誣告，聲稱曾文溪口北岸沒有黑面琵鷺（盛夏期間當然沒有度冬候鳥蹤跡）。不少會員甚為關心此事，不斷來電、函請鳥會出面澄清。本會已寫了一封文情並茂的函，並附上第45期中華飛羽及國外報導台灣黑面琵鷺族群之相關資訊，分別寄給台南縣長李雅樵、七股鄉長及各大媒體，期能轉圜生態保育與工業開發刻意對立的不利輿論，減輕黑面琵鷺莫須有的罪名，更讓社會大眾瞭解七股工業區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專家學者指出將近三百個疑點中，黑面琵鷺棲息環境將遭破壞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問題罷了。

活動組

考及元

- 一、八月份活動組月會時間訂於八月二日（週五）晚上七點整在會館舉行，大伙兒別忘了按時參加討論。
- 二、原訂8/8～8/9鞍馬山之旅因住宿影響，未能如願舉行，經月會討論決定延至10/24～10/26成行；為了避免類似事項的再發生，會中決定將於八月月會中一併討論下一季大型活動內容及行程，以便提早預訂食宿。
- 三、安排在六、七月的活動組嚮導修行，因遇颱風及教師行程的異動，致使原本推出的節目受阻。為了彌補如此缺憾，讓您身旁急欲加入的新手及迫不及待躍昇的老手可能有「登峰、進級」的機會，這一次的推出同時增修了許多新穎的內容，別忘了推薦您中意的新人及您自己，相信活動組的提昇是大家關心及關懷的結果！

研習名稱：冠羽班

目的：培養鳥會義工嚮導人才

時間：八十一年八月廿二日下午一時至廿三日下午四時，二天一夜

地點：烏來迷你谷山莊

費用：新台幣五百元整，限三十位

課程重點：1.會務運作及組織架構 <一小時>

2.賞鳥入門 <一小時>

3.保育工作須知 <一小時>

4. 解說技術 <一小時>
5. 中低海拔鳥類介紹 <二小時>
6. 鳥類生態及行為概說 <二小時>
7. 水鳥簡介 <一小時>
8. 野外教學及實習 <四小時>
9. 領隊須知 <一小時>

報名方式：1. 本會會員即日起向會館辦理報名手續
2. 全程參與研修者得頒發結業證書

研習名稱：藍鵲班

目的：充實義工解說知能

時間：八十一年九月十一日下午一時至十三日下午一時，三天二夜

地點：烏來迷你谷山莊

費用：新台幣五百元整，限三十位

課程重點：1. 登山安全 <一小時>

2. 常見野生植物 <二小時>

3. 昆蟲與蝴蝶概說 <二小時>

4. 爬蟲與兩棲類概說 <二小時>

5. 義工倫理 <一小時>

6. 初級急救概說 <一小時>

7. 結繩藝術 <一小時>

8. 野外綜合教學 <四小時>

9. 保育法規 <一小時>

10. 認識繫放 <一小時>

報名方式：1. 本會會員即日起向會館辦理報名手續
2. 全程參與研修者得頒發結業證書

行政資料組

張瑞瑩

一、林國棟已將鳥況及鳥類記錄輸入電腦，屆時會館將有一部電腦開放供會員及義工查

詢各地鳥類記錄。

二、林芳如母親最近因身體不適住院開刀,請各組員給予關懷及慰問。

三、六月十三日的"冠羽俱樂部"多謝陳世昌等組員參與及幫忙。

四、六月十七日至六月三十日的"台灣野鳥節活動"謝謝各位參與組員熱心幫忙義賣樹苗以及布偶劇場的表演。

人力資源組

張瑞瑩

一、會籍管理

1. 3月份入會24人, 4月份入會33人, 5月份入會28人, 6月份入會也有26人, 就以上顯示之數目, 五、六月入會人數並沒有因為接近年中而有減少之現像。
2. 81年以前之舊會員經統計有407名, 將設計問卷以了解脫離鳥會的原因, 借以掌握會員動向。

二、冠羽俱樂部

1. 6月13日舉行81年第二季冠羽俱樂部, 共計27名新會員參加正好佔本季總人數(53)之一半。
2. 包括繫放、行政及活動各組皆派有組長及組員參與並介紹該組的組織狀況以及工作內容。
3. 由活動結束後收回之問卷可知與會新鳥對此活動咸表歡迎並對活動內容表示滿意。
4. 本次活動後行政組增2名組員、活動組3名、繫放組5名, 分別交由各組組長親自連繫。

三、各類卡片寄發

原設計之生日卡由80年9月開始寄發, 故擬自81年9月啓用新款生日卡。將來每年度都會設計不同之卡片以供各類慰問、致謝、賀卡之用。

繫放組

李建安

本年度由本人接任組長, 但因私務可能無法全力為各位服務, 故選擇歐陽建華先生為本組之副組長, 以輔助組務工作之進行。換言之, 除保留任命權外, 餘全權授予歐陽副組長。另外, 自八月份起繫放之事務公告及連繫事宜, 改於本會「冠羽」通訊或繫放通訊中刊載, 請繫放員注意。

台北市野鳥學會六月份保育基金捐助名單

6/6	呂光洋	2500.
6/9	張家鳳	2000.
6/13	林昭妃	500.
6/19	祁偉廉、曾美麗	5200.

〈演 講〉

◎烏頭翁的一生－鳥類生態記錄影片欣賞

主講人：鍾榮峰（鳥類生態攝影家）

時間：81年8月1日（週六）晚上07：30

◎馬來西亞賞鳥記趣

主講人：周麗炤老師（台北市野鳥學會資深解說員）

時間：81年9月5日（週六）晚上07：30

◎荒漠水洲仙蹟－豐年蟲的一生

主講人：周蓮香副教授（台大動物系）

時間：81年10月3日（週六）晚上07：30

◎快門與永恒－鳥類生態攝影欣賞與經驗談

主講人：王金源先生（鳥類生態攝影家）

時間：81年11月7日（週六）晚上07：30

◎蘭嶼角鴉生態影片欣賞

主講人：李進興先生（鳥類生態攝影家）

時間：81年12月5日（週六）晚上07：30

主辦單位：台北市野鳥學會

演講地點：北市復興南路一段295巷13弄6號1F

聯絡電話：(02)325-9190

BIRDS
CALENDAR 1993
台灣野鳥月曆



戴鳥

攝影 / 許建忠

優惠預約中

【本土的】

國內傑出鳥類生態攝影家作品精選；
台灣紀錄中鳥類野外生態照片。

【保育的】

藉由台灣野鳥月曆的製作，
喚起社會大眾對我們處身自然環境的關懷，
並邀請企業體與公益團體的共同參與。

【知性的】

提供每月各地鳥類棲息狀況，最佳賞鳥指南；
稀有鳥種在台灣最早的出現紀錄。

新穎版面規劃，八開雪銅紙，高品質印刷

劉克襄執筆
何華仁設計

定價

1 本 @	非會員	NT250
	會員	NT200
10 本 @		NT180
100 本 @		NT150

八月底前預約可享優惠價

1 本 @	NT170
10 本 @	NT150
100 本 @	NT120

企劃製作◎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TEL: (02) 7067219
FAX: (02) 7548009

* 請聯絡各地鳥會

台北市野鳥學會(02)3259190
新竹市野鳥學會(035)340901
台灣省野鳥協會(04)2241590
南投縣野鳥學會(049)985937
彰化縣野鳥學會(047)246899
台南市野鳥學會(06)2214888
高雄市野鳥保護協會(07)2262902

盡 獵 色 彩 神 韻



HABICHT 海碧牌 8 × 20 B

奧地利施華洛世奇融滙近六十年的瞭望儀器製作經驗，採用先進高科技，配以美觀設計，創製手型聚氦脂外殼的HABICHT系列全天候望遠鏡，備有高級固定三稜鏡及精密配件。

最新HABICHT 8×20B袖珍型望遠鏡的獨特促進視程功能，使配戴眼鏡人士可透過鏡筒視察到顏色鮮明的影像，視野角度更為廣闊，且具特強防震及防滑功能，不受氣溫影響，加上小巧輕盈的設計，使用簡單，用途廣泛。

施華洛世奇特約經銷商樂意介紹 8 × 20 B 創新技術，為閣下增添觀賞樂趣。



台灣總代理：永光儀器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98號12F之3
電話：3910442